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25年·第4期·总期: 176 + S\$5.00

源



追梦足迹 坚韧舞步 吴丽娟的艺术人生

- ◆ 婴儿的觉醒——孙宇立的抽象雕塑艺术
- ◆ 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
- ◆ 卡达卡利的新加坡之旅：舞蹈家毕如的跨文化使命
- ◆ 用文字与自己对话——希尼尔专访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电话: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

编辑语

文·欧雅丽

八月，是属于新加坡的月份。

今年，新加坡迎来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不仅仅是时间轴上的一个刻度，更是无数人共同书写的历史篇章。当我们谈论国家的发展时，往往首先想到经济增长数据、社会治理政策和城市建设奇迹。而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以文字、画笔、声音或者肢体等，记录、回应，甚至引领着时代。他们用各自独特的方式，构筑了今日新加坡独特的多元文化景观，为国家精神注入温度和深度。

舞蹈家吴丽娟深耕舞台，致力于打造本土原创舞剧，以身体语言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筑起本土文化认同的基石；雕塑家孙宇立的艺术作品遍布全岛，融合艺术与空间，如同变幻的旋律，唤起人们对城市 and 文化的重新认知；作家希尼尔获奖无数，以文字与内心对话，创作出一系列本土文学作品，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化图景；指挥家桂乃舜带领新加坡合唱团在国际舞台屡获大奖，以精湛的技艺向世界展示新加坡多元音乐的魅力；艺术家毕如将印度家乡的传统艺术卡达卡利带入本地，为我国多元艺术景观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他们，或许不曾站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但他们的选择、坚持和创作，都在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国家精神的建构。他们用一生的热忱，把“创造”当作对国家最深的情感回应。他们的作品，不只是个人的艺术表达，更是时代的注脚，是塑造身份认同的公共记忆，是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贡献启迪后人，让我国的文化事业生生不息。

我们相信，正是因为他们，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国家建设的人士，新加坡这片土地才有了更厚重的底蕴和更独特的魅力。

在“SG60”国庆之际，愿《源》这本杂志，作为一份书写与倾听的记录，也成为我们对国家、对文化、对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深深的致敬。

2025年·第4期·总期：176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吴绍均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代总编辑■

欧雅丽

■编辑■

陈洁莹

■英文校对■

何秀菱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40/01/2025

■出版■

2025年8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天边那朵无色的云 尤今
—— 药材鸡的香气
- p 7 艺术长廊 婴儿的觉醒 赵宏
—— 孙宇立的抽象雕塑艺术
- 12 文坛掠影 用文字与自己对话 齐亚蓉
—— 希尼尔专访
- 17 戏如人生 追梦足迹 坚韧舞步 章秋燕
—— 吴丽娟的艺术人生
- 22 余音缭绕 从新加坡走向世界的
金牌合唱指挥——桂乃舜 郭永秀
- p 26 最爱书房 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 郭振羽
- p 29 文缘真善美 庄永康
—— 来自犀鸟之乡的黄龄懋





p.7 艺术长廊



p.12 文坛掠影



p.22 余音缭绕

- p 31 异族翘楚** 卡达卡利的新加坡之旅：舞蹈家毕如的跨文化使命 蔡曙鹏
- p 36 吾乡吾族** 19世纪中叶槟城福建人家塚的兴建：李成茂园 陈煜
- p 40 学海拾珠** 从剧场史料看本土华语戏剧 许崇正
- p 43 旧貌新颜** 比达达利：从昔日宗教墓地绽放异彩的“仙女” 李国樑
- p 48 星洲回眸** 新加坡的草根岁月 徐伏钢
—— 何国坚镜头中的历史记忆
- p 52** 19世纪新加坡大小坡的华人私会党 陈嘉琳
- p 54 文化百科** 南洋厦语片皇后：庄雪芳 杨明慧
- p 57 仿佛风** 泉子 王吟可
- p 58 总会专递** 宗乡总会携手新加坡社科大学联办社团培训课程 郭彦志
- p 60** 六十腾飞 四秩同辉 许迎辉
—— “加大版”爱国歌曲大家唱欢庆SG60
- p 62 本土文学** 新加坡60 吾爱吾家 语凡

天边那朵无色的云

药材鸡的香气



文·尤今

就

读小学时，我们一家子住在金殿路一栋公寓里，楼高三层，我们家在底层。

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和多户邻居都常来常往，唯独没有交集的，是住在左侧的一户人家。里边住了一名三十来岁的女子和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她和整栋公寓所有的住客都没有往来。更奇怪的是，她家一年到头不见一个外人探访，宛如隐居深山的隐士。她的存在，成了大家都想一探乾坤却又无从着手的谜。

有关她的传言，宛若飞在空气里的尘埃，无处不在。有人说，她是某个富商的姨太太，见不得光，所以藏头缩尾地活得十分猥琐；有人说，她云英未嫁，却领养了一个孩子，因此心甘情愿地过着隐匿的生活；有人说，她为情私奔，孩子生下后，爱人却弃她而去，留下她和孩子相依为命；有人说，她未婚先孕，为家人不容，孩子的爹又不认账，她只好独吞人生的这枚苦果。有人说……有人说……传言沿着门缝和窗隙，爬到每户人家的饭桌上，被人们嚼碎于唇齿之间。

人们饶有兴致地为这些夹杂着色彩与滋味的传言添枝加叶，而在反复流传的过程中，它们不断被加工……从一则寥寥数百字的微型小说繁衍为一部数万字的中篇小说，情节完整，高潮迭起，凄迷、悲情，动人心弦。然而，只要细心地和现实情况一对照，小说便斑斑驳驳地露出了不攻自破的漏洞，人们不得不动否定它的真实性。如此这般，每隔一段时日，便有新的传言，如春笋破土般，一茬接一茬。人们自得其乐地在传言里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意思维……可以这么说，这个女子就像个色彩斑斓的调色盘，任由大家恣意选择自己喜欢的色彩，天马行空地绘制自己属意的画作；而她呢，却始终风雨不动，波澜不惊。

女子深居简出，然而，每天早上，她总会站在屋外的小广场上，陪着孩子等校车。大家都好奇地打量她，可她只细声细气地和孩子说话，谁也不看、谁也不理。不施粉黛的脸，好似巧妙地涂抹了朝霞，白里透红；一双眉毛，弯弯的、安安静静的，宛若水墨画里的远山。嘴角隐隐约约地有着两个圆圆的小酒窝，当她说话时，



脸上便浮现出一种说不出的妩媚。她喜欢穿符合她脾性的素色衣服，草绿的、鹅黄的、淡紫的、浅灰的，含蓄内敛，把她整个人衬托得像一股活的气韵，不食人间烟火。把孩子送上校车之后，她便静静转身，悄然地回返屋内。旁人的注目，她视若无睹；旁人的议论，她充耳不闻，活得像无羁无绊的清风白云。没有人知道，在她安定若素的气质下，是不是隐藏着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里面有着疯狂、有着痛苦、还有糅合着憧憬的绝望？

女子虽然和邻居不相往来，但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和公寓的住客建立了丝丝缕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那就是——食物的香气。

女子擅长烹饪、也喜欢烹饪，每天厨房里都袅袅娜娜地飘出内容繁复的炊烟。风情万种的香气仿佛长着强劲的翅膀，强行飞入邻居家。锅里聚集的香气层层叠叠，一层浓过一层，一层胜过一层，如雾气般弥漫；它们交织、翻滚、穿梭、弥漫、纠缠，简直就是活生生地来勾人魂魄的。她就以这五花八门的香气，营造了家的氛围、酿造了爱的温馨。

她的深居简出、她的讳莫如深，使毗邻而居的我们与她的生活不同的星球里，有着无可逾越的距离。然而，食物的香气却又在无意间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有一天，我们这两个不同的星球，居然出其不意地碰撞在一起。

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热得连墙壁都能沁出汗珠的下午，门铃响了。门外赫然站着这个神秘的女子，穿着一身黑色衣衫，牵着那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神情有着难以掩饰的哀戚。

“大姐，我是陈琪，住在您隔壁。很抱歉，我不善交际，所以搬来之后一直没有来拜访您。现在，有急事拜托。我刚刚接到消息，母亲病逝，我必须赶到医院去。”说着，指了指身边的小男孩：“这是我儿子，叫山水。我不方便带他过去，能否请您代为照看？晚上我来接回。”

尽管母亲觉得有点突兀，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没问题，没问题！”

小山水非常乖巧，寡言少语，但有问必答，举止之间透着一份不属于他年纪的沉稳与成熟。由于母子俩是大家闲谈里的“核心人物”，母亲

担心触及个人隐私，因此，只轻描淡写地问了他几个稀松平常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他今年七岁，就读于附近的成保小学，是一年级的学生，特别喜欢华文和数学；平常爱玩象棋，时常和妈妈在家里对弈。母亲逗趣地问道：“通常谁赢呢？”他不假思索地应道：“妈妈赢。”接着，却又一板一眼地补充道：“有时，我赢，不过，那是妈妈故意让棋的。”我们都笑了起来。后来，见我们没再多问，他便默默拿出华文作业，端坐桌前写了起来。他的字体端端正正、工工整整的，乍看宛若印刷体呢！他井然有序地把习题一道一道完成之后，又取出了一本漫画书，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嫩芽般的笑意悄悄地从他嘴角冒出来。读毕，在沙发上小睡片刻，醒来时，暮色已铺天盖地。

母亲的晚餐已经煮好了，唤他来吃，没有想到，他却从塑料袋子里取出了一个便当，请母亲为他加热。很显然的，陈琪阿姨担心给我母亲增添麻烦，所以，连晚餐也为他预先准备好了。便当里是白饭和两道菜——陈皮酸梅排骨与焖冬菇。食物加热后，香气如春花烂漫散满一屋，小山水安静地把食物吃得一干二净；母亲递给他其他食物，他都摇头婉拒了。晚餐过后，他又取出其他功课，继续做。

晚上大约九时许，陈琪阿姨才来接小山水，一叠声地道谢，母亲说：

“大家是邻居，不必客气！你这几天肯定很忙，孩子就由我代你照顾吧！你不必刻意为他准备便当，我多煮一份，不碍事。”

一听这话，她红丝缠绕的双眸突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我听到了眼泪的声音，然而，眼泪却是逆向流淌的，流进了胸腔里。她没有再说话，默默地点了点头，便牵着山水的小手儿走了。

接着下来的几天，陈琪阿姨总是在下午山水放学后把他送来，晚上接回去。母子两人依旧话不多，然而，感激之情却都赤裸裸地写在眸子里了。

丧事过后，陈琪又像缩回洞穴的人，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了。我们猜测，她兴许是躲起来疗伤了。

清晨，山水独自在广场上等校车，孤零零的影子没精打采地拖在地上，淡淡的灰色。

过了好几天，陈琪家的厨房，又释放出诱人的香气，我的肚子不顾廉耻地发出了一连串叫声。让人意想不到的，这股香气，居然在掌灯时分飘进我家来！她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个瓦钵，对母亲说道：

“这是我自己研制的药材鸡，希望你们喜欢。”

瓦钵内是一整只鸡，严密地裹在锡纸里。揭开锡纸，蓄积已久的香气倏然蹿出，宛如一枚香喷喷的手榴弹，在屋内“噼噼啪啪”炸开。我们全家都被香味“轰”得晕头转向。

肥鸡鼓鼓囊囊的肚子里，满满当地塞着药材，包括枸杞、红枣、当归、人参、北芪、党参、川芎等等。裹着酒气的药香在屋子里自在地游走，一屋子的人都滋生出醺醺然的幸福感。入口的鸡肉，鲜嫩而不糜软，药材甘润的香味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岁月静好的柔和，仿佛在吞食的是芳馥的月光。这药材鸡啊，和陈琪的气质居然如此契合！

次日，母亲煮了她最拿手的腐竹白果薏米糖水，放在瓦钵里回赠，顺便向她讨了药材鸡的食谱。

回家后，母亲仔细研读那份食谱，惊喜地发现做法竟出奇地简单。以母亲的经验来看，越是简单的菜，越见功夫；而真正的好味道，往往就藏在最朴素的做法里。

次日，母亲去菜市买了食材。她先将鸡洗净，用蚝油、生抽、盐、糖和胡椒腌制入味，再将所有的药材塞入鸡腹内。然后把鸡放入大碗中，加入半杯黄酒和一杯热水，用锡纸严严实实地封住碗口，送入烤炉，以摄氏150度高温焗烤两个小时，热腾腾、香喷喷的药材鸡就出炉了。

这道菜，很快成了我们家人翘首以盼的美味。药材滋补，每逢考试季节，母亲总会煮了给我们补身。说来好笑，只要餐桌上出现这道菜，考试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狰狞可怕了。

正当以为两家人会变成常来常往的好邻居时，我们却接到了一个消息：建屋发展局批准了我们的申请，我们即将拥有自己的房子了；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很快会搬离这个地方了。

我们搬走之前，再度听到有关陈琪的传言，说的是她在年轻时爱上了一个经营画廊的鳏夫，年龄与她相差了三十余岁，家里激烈反对，她不

顾一切地出走，与他注册结婚，生下孩子。他去世后，她与孩子搬到公寓，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一心一意只想把孩子好好教养成人。散播这则消息的人宛如逮着证据般，语调铿锵有力地说：“你们知道她的儿子叫什么名吗？她为他取名山水！跟她姓，全名就是陈山水——陈年的山水！她把对亡夫的思念，全都镶嵌到孩子的名字里了！”

到底真相如何呢？没人知道。然而，自此之后，每回看到她，我总像看到一幅淡雅的山水画从我眼前飘过……

不论有多少传言、流言、谣言绕着她打转，而她，始终像是入定的老僧，淡淡定定地活在她自筑的世界中、活在她“闭关自守”的幸福中。众生喧哗，而她，独守宁静。当雨后的彩虹企图以缤纷的色泽博取众人的注意时，她却甘于当天边那一朵无色的云。

日子流逝如水，我在若干年后也为人妻、为人母了。结婚之后，我不时为亲爱的孩子烹煮上述那道滋补可口的药材鸡。微波炉面世后，我尝试借助新科技简化流程。经过几次试验，发现选用“High”这模式，仅需三十分钟便能完成。令人惊喜的是，鸡肉的嫩度、滋味与香气竟丝毫不差。每回烹煮药材鸡时，陈琪的影子都会隐隐约约地浮现于袅袅的烟气里……

又过了好些年，有一天，翻阅报纸时，赫然发现，为了城市的发展，金殿路一带的建筑大多已被拆除了。

次日，我驱车前往那条久未踏足的老街，果不其然，一切都变了。那栋建在斜坡上的红瓦屋顶公寓，像糖溶于茶，彻底消失了。嘿，那可是我童年时的一块糖啊，好大好甜的一块糖。如今，糖虽然溶解了，空气里却还飘荡着一缕一缕若有若无的甜意……我怔怔地站着、望着，恍惚间，岁月深处的某扇门缓缓地被撞开了，啊啊啊，惆怅往事如烟。那个名叫陈琪的女子，如今身在何方？

小鸟掠过天空，留下了翅膀震动的痕迹；陈琪呢，以她无忤无求的人生哲学，在我的生命里刻下了深深的足印，而她那一道道食物的香气，也氤氲缠绕，从来、从来也不曾散去……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文图 · 赵宏

建筑师出身的艺术家

建筑作为艺术，不仅是现代观点，而且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建筑不只是实用性结构，更是一种象征神圣秩序的艺术表达，它一直以来与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交融，例如文艺复兴建筑的壁画、巴洛克建筑的戏剧化空间、现代主义建筑的雕塑化形态等，都体现了人类的美学追求、文化精神和社会价值。因此，在长期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知识体系里，建筑师与艺术家是划等号的，建筑是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建筑师转型为其他类型艺术家的也大有人在。

孙宇立（Sun Yu Li, 1948-）以抽象雕塑闻名。他出生于战乱时期的中国南京，父亲孙桂籍曾任旅顺市长及国会立法委员，撤退台湾后身居高位，是重要政治人物；母亲张郁廉早在滞留东北地区的白俄贵族家庭长大，读书时与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被鲁迅先生大为赞赏的萧红是同学。她先后入读南开中学和燕京大学，因俄语流利加入苏联新闻社——塔斯社中国分部，被誉为第一个走上抗日战场的中国女记者。移居台湾后，张郁廉拜师“渡海三家”之一的黄君璧，成为卓有影响的画家。孙宇立早年求学时就读于台湾中原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并成为建筑师。组建家庭后，夫妻二人辗转回到太太家族所在区域的新加坡定居，他也华丽变身，转做专职艺术家。

孙宇立以抽象风格的城市雕塑见长，作品遍及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还被美国收藏家特别定制，声誉卓著。他聚焦于形式与空间关系，锚定点、线、面三个基础概念，反映出艺术家本人对哲学、数学、几何学和自然基本原理的浓厚兴趣。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都认为建筑美学源于比例、对称和节奏。点是最基本的几何元素，本身没有长度、宽度或体积，但在空间中可以起到标记、聚焦或引导视线的作用。线是点的移动轨迹，具有方向性、动态性和秩序感，可以界定

婴儿的觉醒 孙宇立的抽象雕塑艺术





《丰盈之三》青铜雕塑 400(H)X400(W)X80(D)cm (1995)



《天圆地方》青铜雕塑 450(H)X450(W)X350(D)cm (1999)

空间、引导动线、构成结构或产生视觉韵律。面是线的移动轨迹，有长度和宽度，是建筑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通过面，建筑可以创造空间的围合与体积，实现开放、分隔或过渡。

在柏拉图哲学中，点可以类比于理念世界中的最基本单位，是一切存在的起源。在中国道家思想中，点可以象征道的起点，如《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

在数学上，点没有长度、宽度和体积，但却构成了一切存在的基础（几何学、物理学、计算机像素等）。孙宇立雕塑的基础就是这些“原始”的点及其延伸之后的线与面的空间。

孙宇立的艺术思想和美学概念是有深刻根源的，那就是他父亲在他年少时就为他种下的中华文化根脉，尤其是高古文明的精髓。至今在孙宇立的工作室里，还专门辟出一层空间，放置其珍藏的远古时期的石器工具、彩陶及青铜器等。

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受本能驱动，逐渐发展自我控制，但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1945）中提到婴儿的意识发展，认为婴儿的觉醒与其身体经验密不可分，意识不是纯粹的认知结构，而是通过与世界的感知互动逐渐建构起来的，为此提出“所有意识都是知觉意识”。现象学以“知觉为先”来考量，孙宇立的雕塑以及绘画正是印证了这一过程。

哲学和数学奠定审美基础

孙宇立在解释他的雕塑思维时，除了点线面关系，说的最多的就是河图、洛书。这两幅神秘图案是中国古代先贤用来解释宇宙秩序和自然法则的重要符号，至今仍然影响着东方的哲学与文化。河图与洛书是易学、五行、数术、风水等重要理论的基础，用于解释天地运转、阴阳变化、方位数理等。

相传伏羲在黄河边见到一匹龙马，背负神秘图案，这就是“河图”，伏羲据此推演出“先天八卦”。洛书是大禹治水时，一只神龟从洛水中出现，龟背上刻有特殊的点阵排列，称为“洛书”。大禹根据洛书制定了九宫格并应用于治水与国家治理。古语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河图上有从1到10共十个数，其中1、3、5、7、9为阳，2、4、6、8、10为阴。阳数相加为25，阴数相加得30，阴阳之和即天地之数55。中国古代人认为，万物有气即有形，有形即有质，有质即有数，有数即有象。气、形、质、数、象五要素在河图洛书上巧妙组合，以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以此建构宇宙时空合一、万物生成演化的运行模式。又如“大衍之数五十，小衍之数为五，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就是古代易经的占筮之法。

孙宇立以极其理性和冷静的思维，通过现代科学寻觅古代中国的传统哲思，体现天、地、人的和谐关系，达成雕塑艺术的象征主义和简单性。他经常使用简化的形式，如圆圈和线条来代表生命和宇宙的基本元素，其受邀为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制作的雕塑——《圆融》（Harmony，2001年）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座雕塑由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出席中国苏州工业园区七周年庆典活动时揭幕。孙宇立接受新加坡官方委托，负责从方案、设计、模型、施工到监理等各个阶段的所有工作（雕塑基础由中方搭建，整件雕塑高12米，含基座高度2米，总重量约80公吨）。孙宇立本着天圆地方、和气生财的基本思路，以古代钱币为基本造型概念，将外圆内方的钱币进行100片等分横截面切割，然后重新叠加。同时以偏离中心位置的核心轴顺时针扭转所有金属叠片，把原本是钱币的外形转化为类似水滴的形状，弱化世俗的钱币印象，升华水滴的艺术造型，巧妙地把华人视水为财，金能生水的概念完美释出。为了增加雕塑的现代工业感和空间明暗的视觉效果，孙宇立把每片10厘米厚的中空金属切片两端都设计成工字形凹槽，整体叠加之后犹如齿轮的外观，一方面塑造了雕塑外延曲线的波动感，又在视觉上形成实质性的动感错觉。随着太阳光线的不断转移，整个雕塑似乎也在缓缓转动，永恒循环。

这是一件令人惊叹的艺术杰作，赢得各方称赞，如今已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地标性建筑。中新两国为此特别发行纪念邮票，新加坡造币局亦铸造金、银、铜三种材质纪念币。设计之初，孙宇立确立设计方向后，在电脑上大规模建模分析，每一片金属片的偏转轨迹都经过缜密的计算。考虑到雕塑的巨大体量和安全

性，还进行了风强实验，并由上海最大的造船厂负责建造及安装。新加坡政府事后特地委托著名的台湾琉璃工房艺术家杨惠姗复制10件微缩版琉璃雕塑作为国礼，这是琉璃工房自1987年开工以来唯一一次制作不是他们原创的委托艺术品。

城市雕塑和建筑一样，被称为“凝固的音乐”，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地区的天主教堂圣家堂（Sagrada Família）就获此美名。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完工天主教堂，其未完工的状态象征着信仰的延续。孙宇立的雕塑完美体现了公共艺术与城市建筑的融合，以大型装置艺术的面貌呈现在新加坡全岛多处，这种艺术与空间的互动就像旋律多变的音乐，撩动人们的心弦。

艺术的最大动力是挑战自我

毫无疑问，孙宇立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的艺术之路却并非坦途。即使过了古稀之年，他仍旧在扪心自问：艺术的理由是什么？艺术的意图是什么？自己想好了吗？



《圆融》不锈钢雕塑 1200(H)X1000(W)X1000(D)cm (2001) 及发行的纪念币和邮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宇立是希望借助艺术来表达人的认知觉醒，印证视觉表象背后的实质空间和源于科学的感觉与理性。

孙宇立9岁的时候被蚊子叮咬而患上日本脑炎。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疾病，病死率高达20%至30%，还可能留下严重神经后遗症。住院一个星期之后，孙宇立病好了，但他的脑子似乎也同时打开了一扇神奇之门。虽然他的学习成绩一如往日并不十分出色，但他的思维深度却起了变化，开始执着于一些抽象的几何空间关系，尤其是拓扑空间学说，让他痴迷神往。

拓扑空间是数学中的重要理论，属于拓扑学（Topology）的空间范畴，研究空间在连续变换下（如拉伸、扭曲、弯曲，但不撕裂或粘合）所保持的不变性质，是一门关于形状与结构的抽象数学学科。在孙宇立的大量雕塑作品中，他都严格践行这一理论原则，比如一件用钢板制成的雕塑，他通过切割、加热、扭曲而使钢板的一部分产生变形并进而呈现出所期望的造型及艺术形态，但所有这些局部的扭转都是建立在不折断、不拼接的基础上完成的，所有的伸展和变化都保持在没有与钢板本体脱离的状态，只是存在和呈现的角度及展示方向发生了变化，有一种“山不是山，山还是山”的哲思与禅意。

《图谱宇宙》多媒体、帆布 1000X1000cm (2001)



拓扑空间的核心概念是连续性、连通性、紧致性和同胚与拓扑等价。在拓扑空间中，连续函数的定义不依赖于具体的距离，而是基于拓扑意义下的连续性：当且仅当对于目标空间中的任意开集，它在函数下的原像仍是开集时，函数才是连续的。这一定义推广了欧几里得空间中的连续概念，同时确认，所有的空间若是无法分割的，则该空间是连通的，否则就是不连通的。这种空间的紧致性保证了有任意的开合覆盖和有限覆盖，也存在连续且可逆的映射，即它们在拓扑学上是等价的，即使这些几何形状可能并不相同。例如，一个圆盘可以连续变形为正方形，因为它们是拓扑等价的。

理解了拓扑空间的学说，就看懂了孙宇立雕塑的基本构成，也同时理解了他在所谓的抽象表现背后的具体探索和意义。

博览群书 并在不同艺术领域实践与创作

孙宇立是非常看重阅读的，他涉猎广泛，关于哲学、语法、修辞、文学、美术……各种著作，无所不包。他喜欢读杜尚（Marcel Duchamp）、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林奇（Kevin Lynch）……以及在台湾新竹中学教书的台湾哲学家史作檉等。就如婴儿一样，看什么都新鲜，各种新奇的知识与未知领域都能激起他的浓厚兴趣。

正是这种基于理性的狂热与深度思考，造就了他追逐客观具象背后所隐藏的实质与本质的思维路线，进而让他走上抽象表现的艺术道路。不只是雕塑，他也尝试绘画，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的抽象绘画中，他大胆借用大量远古图腾符号表意，用鲜艳的色彩和奔放的笔触，层层叠叠，展现出玄幻莫测的深邃与遐思。2012年，孙宇立领衔近百名公众参与者共同创作一幅题为《永恒的联结》（Infinite Bond）的胶彩画，被外交部当作国礼赠送给斯洛伐克共和国。

2013年，孙宇立再次与普通公众合力创作巨幅壁画《爱·转动世界》（Love. Revolve the World），在新加坡美术馆（SAM）展出。

这是一组作品，单幅最大尺寸达到惊人的18.28米长，2.28米高，气势宏大辉煌。画面上是类似星际坐标一样的大小不一的圆形符号和大跨度曲线，以及如河图洛书上的奇异图形组合，色彩以蓝黑色为基底，整幅画面如同一张从太空深处瞭望的宇宙星河景象：神秘、美妙、迷幻而富有韵律、动感。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地理狭小的国度，如此巨幅作品实在震撼人心。

启智与觉醒

曾经有新闻报道记录孙宇立的雕塑获奖，奖金金额竟然与他还在上学的女儿获得奖励的数目一样，让人不禁哑然失笑。这确实有趣，一件雕塑从创建思路到最终实现，所花精力和各种费用远比一幅小小的儿童画要多，但回报却相当微薄。这难免令人反思：艺术在给旁人带来美的享受和精神愉悦的同时，是否也能让艺术家实现内心与现实物质的双层满足？

孙宇立无疑是成就非凡的艺术家，他的思维深度与成功实践也非一般人可以企及和复制。他常常思索：浩瀚宇宙中渺小的人类是如何从空白的婴儿期走向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阶段。古往今来，开一代风气的艺术大师往往都是深刻的思想者，不仅考虑艺术本身的技术表现，也考虑艺术家作为个人在感性与理性、科学与想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孙宇立笃信拓朴学说与古老的河图洛书上展示的黑白点阵及相应场域，尝试用图像逻辑解释现实生活的哲学原理，在学术上创建以建筑师的科学理性与艺术感性为中间交接点的认知模式，目标是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上阐述他拼上一生时间的思考结果。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单纯的艺术范畴，大概也是他作为抽象艺术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题图说明：孙宇立近照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Sun Yu Li: Abstract Sculpture Artist

Sun Yu Li (b. 1948) is an artist based in Singapore renowned for his expansive abstract urban sculptures. Born in wartime Nanjing, China, he was raised in a family with notabl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act—his father was a prominent political figure in Taiwan, and his mother was the first Chinese female journalist to cover the battlefiel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un studied architecture at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Taiwan and later engaged in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became a professional architect. Following their marriage, he and his wife eventually established their home in Singapore, where her family was well-recognised. There, Sun moved from architecture to a dedicated full-time artistic career.

Sun is internationally acknowledged for his abstract public sculptures, which are exhibited in more than t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Singapore,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ome of his works have been specifically requested by colle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greatly esteemed. His works focus on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orm and space, centred on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point, line and plane. His sculptures reflect a profound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with philosophy, mathematics, geometry and the principles of nature.

Deeply inspired by classical Chinese cosmology, Sun references the *He Tu* and *Luo Shu*—two ancient diagrammatic systems that have influenced Easter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for centuries. These enigmatic patterns underlie foundational concepts in the *I Ching*, the Five Elements, numerology and Feng Shui, and they persist in shaping interpretations of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in Eastern philosophy.

One of Sun's most acclaimed pieces is "Harmony" (2001), commissioned for the 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 China. The monumental sculpture embodies his artistic principles of symbolic simplicity and rational harmony. It received extensive praise and has become a well-known local landmark. In recognition of the cultural importance of his work, both China and Singapore issued commemorative stamps, and the Singapore Mint released gold, silver and copper coins to pay tribute to the piece. Sun used extensive digital simulations to analyse and determine the deflection trajectory of every metal component. Experiments on wind resistance were conducted to verify structural integrity. The sculpture was fabricated and installed by the largest shipyard in Shanghai. Subsequentl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enlisted renowned glass artist Loretta Yang from Taiwan Liuli (crystal glass) Gongfang to create ten miniature glass replicas as official national gifts. This was the sole instance where Yang's studio produced commissioned works not based on their original design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87.

Beyond technical expertise, Sun is a thinker of exceptional insight. He often contemplates on how humanity has progressed from a blank infancy to a rational comprehension of the world. To him, true artists are those who not only master the tools of their craft but also explor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A firm believer in Topology and the symbolic frameworks of the *He Tu* and *Luo Shu*, Sun seeks to clarify philosophical truths through visual reasoning. His approach combines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of an architect with the artistic sensitivity of a philosopher, creating a unique cognitive structure that shapes his work.

Sun Yu Li's ultimate intellectual aspiration is to showcase the outcomes of his lifetime of thoughts in the esteemed journal *Science*—a goal that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conventional art and defines his singular place in the global art scene.

用文字与自己对话

希尼尔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拼凑来的故事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祖籍广东揭阳的谢树年辞别父母及妻儿，从汕头乘船下南洋讨生活。

谢树年最初的落脚点是泰国的曼谷，之后，他沿着马来半岛东海岸辗转南下。1950年，他跨过新柔长堤，来到新加坡南部小坡一带的陈桂兰街（俗称桂兰巷），投靠那里的潮州同乡。起初的三四年间，他跟同乡寄宿在一家店铺。1954年12月13日，妻子邱玩英安顿好留在家乡的长子，乘船前来，并于次年1月20日取得居留证。此后，他们夫妻二人即栖身于加冷河口的一间水上亚答屋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们的三子一女相继出世，那个被叫做敏雅岛（Pulau Minyak）的地方也就成了孩子们的出生地（不像别的孩子出生在医院里）。

从揭阳榕江畔“流浪”到加冷河口的谢树年都经历了什么，他自己不曾、也不想提起，后辈们也就无从知晓。多年之后，他的第三个儿子写下这样的诗句：

父亲流浪的最后一站

就是我的故乡

这段以谢树年夫妻遗留下来的部分证件为依据而拼凑起来的故事，也因此而被赋予了些许诗意。

水乡岁月

1957年5月25日，谢树年夫妻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父亲为这个男孩取名惠平。

惠平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是他们一家人从加冷河口的一间水屋搬去了另一间水屋。一段又

一段木桥把家家户户连接起来，每逢涨潮时，河水漫过桥面，桥板轻轻浮动，孩子们的心也随之起起伏伏。

记事后的惠平被父母送进社阵开办的幼稚园。在那里，一群小伙伴跟着他们那位绑着大辫子、穿着蓝褶裙的大姐姐学唱《刘三姐》。突然有一天，他们的学堂被封锁，课本被焚毁；大姐姐越窗逃走，跟大姐姐一起照顾他们的大哥哥被捉走。

惠平的心像浮在水面的木屋，也像微微摇晃的木桥。

但无论如何，他每天都要跟年长两岁的哥哥一起帮父母做事：他们合力用家里的手推石磨把两桶米磨成米浆，经处理后，倒入陶制碗状的模具里，然后摆在蒸笼上蒸熟，待冷却后取出即为水粿。父亲过后会用三轮车载着水粿去卖，这是他们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

加冷河的三岔口有个露天造船厂，船厂的工人每天会在下午三点左右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买包子吃。他们常常边吃包子边读报，离开时便把手里的报纸丢在桌椅上，那些报纸也就成了惠平的启蒙老师。

七岁那年，惠平入读加冷政府华文小学，此时的他已认了不少字。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他每天早上五点钟即起床帮父亲把蒸好的水粿载到陈嘉庚的橡胶加工厂大门外去卖，他认得高耸的烟囱上写的“陈嘉庚橡胶厂”除“庚”之外的所有方块字。

小五那年（1968年），他们一家搬离水乡，住进旧加冷机场路附近的政府组屋。

半百之后，他写了《浮动的童年》一文（发

表于《联合早报》“文艺城”），缅怀那段难忘的岁月。

开启文创之路

惠平酷爱华文，但在小学低年级时，他并未接触过任何形式的课外读物。小五那年，他获全校（五年级）华文作文比赛第一名。小六那年，他代表学校参加“丽的呼声”广播电台主办的“全国小学生讲故事比赛”，虽未能获奖（老师说他未获奖的原因是他的潮州口音），但主办方送了他一本厚厚的华文字典，那本《新辞典》也就成了他的课外读物。小六毕业前，他的级任老师陈鸿能（贺兰宁）的首部诗集《天朗》出版，惠平获赠一本，那是他与现代诗的初次邂逅。

小学毕业后，惠平本欲报读中正中学，但却因未能找到该校校园，最终踏入附近的德明政府华文中学（现德明政府中学的前身）的门槛。

入读德明的两年时间里，他在文学课堂上接触到了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及曹禺的经典名著《原野》，尤其前者对他日后步入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三那年，他离开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先后进入实能工艺中学及实明工艺中学读工科。就读实能工艺中学时，他的英文姓名发音跟班上另一同学极为相似，老师为了区分他们二人，便按出生年月大小分别叫他们Senior和Junior，希尼尔（Senior）从此成为他在学校的别名，后来更成为他的笔名。

就读工科的希尼尔有一大爱好，那就是借阅各类华文读物，国家图书馆大巴窑分馆是他课余最常流连的地方。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台湾当代十大诗人诸如杨牧、洛夫、余光中、痖弦等人的诗作。

17岁那年（1974年），他读到台湾作家丁树南翻译的《小小小说的写作与欣赏》，深受启发之下，他开始关注起小小小说的创作。

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少年希尼尔萌生了“用文字跟自己对话”的冲动。在那个母语被矮化的年代，这也是内心极度压抑的他自我救助的一种方式。

1975年，他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



初入文坛遇贵人

1976年，应召入伍的希尼尔每月都有一两篇散文刊载于《新明日报》“新风”版（姚紫主编）。次年的5月31日，他跟弟弟谢裕民合写的散文《生命的骰子》发表之后，“新风”版即因主编的离职而停刊。1978年8月，希尼尔、谢裕民兄弟二人合著的散文集《六弦琴之歌》出版（二人当时所用笔名分别为齐斯和依汎伦），收录了他们发表于《新明日报》“新风”版的大部分作品。

姚紫是希尼尔文创之路上遇到的首个贵人。

1980年，就读义安理工学院的希尼尔开始在杜南发主编的《南洋商报》“浮雕”版发表作品。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启了小小小说的创作。次年6月，他开始在杜南发主编的《南洋商报》“文林”版发表新诗与小小小说。

杜南发是他遇到的又一个贵人。

1981年9月，在杜南发主催下，希尼尔、董农政、伍木等八位新华文坛年轻诗作者齐聚《南洋商报》大厦，交流诗歌创作经验。

1982年8月8日，他再次出席了杜南发主催的极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会者包括黄孟文、王润华等成名作家。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短篇小说《将军泪》获《南洋商报》主办的第一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首奖。杜南发亲自对得奖者做了专访，并以专辑形式来宣传此项赛事。

以此为基点，工科男希尼尔的文学创作之路越走越宽，各类奖项接踵而至。

这一年，他25岁，刚刚入职一家德国电池厂的研发部门，后担任集团在亚太区质量体系部门主管至2023年退休。

文学奖项盘点

但其实，希尼尔获得的首个奖项是台湾彩虹出版社主办的第三届“彩虹青年文艺奖”（散文类佳作奖），获奖时间是1978年3月。同年6月和9月，他分别在“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及“《星洲日报》征文比赛”中获新诗组佳作奖及武侠小说组创作奖。

1979年11月，他获“1978至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小说组优胜奖。

1981年，他获“全国诗歌创作暨工友征文奖”诗歌组佳作奖。

1982年的首届金狮奖小说组首奖是他获得的第六项文学奖项。

1983年，他获“全国小小小说创作比赛”公开组入选奖。

1987年，他获“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名。

1989年3月，他的首部新诗集《绑架岁月》出版。次年，他获全国书籍发展理事会颁发的“书籍奖”。

1992年，他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首奖。同年8月，他的首部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出版。两年后，他再获全国书籍发展理事会颁发的“书籍奖”。

1994年，他获台湾“海外华文著述奖”之（小说类）优异奖。

1999年，他的第二部微型小说集《认真面具》出版。

2001年2月，他的第二部新诗集《轻信莫疑》出版。该诗集入围2004年的“新加坡文学奖”（新诗类）。2014年，该诗集获得由汕头大学颁发的“国际潮人文学奖”。

2004年6月，他的第三部微型小说集《希尼尔微型小说》出版，次年5月再版。2006年，该小说集入围“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

2007年，他的第四部微型小说集《希尼尔小说》出版。次年，该小说集获“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

2008年，他获得由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发的新加坡文化界最高荣誉之“文化奖”。

2009年，他获得由泰国皇室颁发的“东南亚文学奖”。

2013年4月，他的第5部微型小说集《青鸟



架》出版。该部作品被列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经典”系列之一。

2014年，他获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诗歌组）。同年，他获“第一届（2013-2014）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二等奖及首届中国“太仓杯”全球华人网络法治微小说大赛优秀奖。

2015年，他获颁第七届（2013-2014）“小小说金麻雀奖”，也是首位海外奖项得主。

2016年，他获第二届“方修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首奖（特优奖）。同年，他获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2015-2016）三等奖。

2017年8月，他的闪小说集《恋恋浮城》出版。次年，该小说入围“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

2018年4月，他的第六部微型小说集《退刀记》（《希尼尔微型小说》校园版）出版。该部作品入围当年的“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同年，他获“寓乐湾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三等奖。也就在这一年，他被评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40年”（1978-2018）40位贡献奖得主之一。

2019年，他的微型小说在2018年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年度系列评选中获“年度十佳优秀作品”。

2020年，他获该年度“武陵杯”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年度奖优秀奖。

2021年3月，他的第7部微型小说集《丹那美拉的潮声》出版。该部作品入选该年度《联合早报》书选名单（十大好书之一），次年获颁“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

2022年，他获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颁发的“第七届南洋华文文学奖”。2023年11月，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为他出版了《第七届南洋华文文学奖·希尼尔选集》。

2023年8月，他的第三部新诗集《弹性系数外的浮云》出版。次年，该诗集入围“新加坡文学奖”（诗歌组）。

2023年，他被评为“2022年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十大新闻人物”。

2024年，他被评为“2023年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十大贡献人物”。

获奖于他而言已成为一种常态，他的创作史线条在前，获奖史线条紧随其后，两条线几近完全重合。



2003年，希尼尔（右）荣获新加坡文化奖，由时任总统纳丹颁发

服务文学社团及其他

1988年，希尼尔加入五月诗社并担任秘书、副秘书长、副社长等职至2002年。

1988年12月，他加入新加坡作家协会。1996年，他加入该协会执行理事会。2000年至2004年，他担任该协会副会长。2004年至2016年，他担任该协会会长12年。卸下会长一职后，他担任荣誉会长至今。

2002年，他担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2004年，他担任该研究会副会长至今。

此外，他还担任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亚洲分会副会长（2011年至2014年）、新加坡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写作组副组长（2005年至今）、大士文艺理事会副主席（2012年至2018年）、“李光耀双语基金”宣传委员会委员（2013年至2016年）、书写文学协会会务顾问（2016年至今）等职。

出版文艺刊物是传统文学社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1988年至今，他曾担任21种选集、书刊及期刊的主编或执行编辑或编辑或顾问编辑。

自2000年起，希尼尔着手对东南亚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刊物之一——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进行改革：每期都以不同的主题或专辑呈现刊物的多面性与多元化，使其获得海内外作家及学者的推崇。

除了参加本地的各类文学活动，他还曾担任多项华文文学创作大赛与文学奖的评委。他也是国家艺术理事会“作家培训计划”的作家导师之一，还曾在南洋理工大学主办的“文坛新秀”活动中担任导师。而他曾参与的海外文学活动，至今已多达38项。



希尼尔部分作品

希尼尔作品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希尼尔的作品即成为本地学者及评论家争相研究的对象。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的作品也开始引起海外学者及评

论家的关注。

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评论家所著有关希尼尔作品的综合性评论达45篇，单篇评论达49篇。其他涉及希尼尔作品的论述，以及选用希尼尔的作品作为教学或考试之用的短片、“有声书”之类，累计多达23项。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从1999年至2024年，本地三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社科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及北京语言大学、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以他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或论题所写的学士或硕士论文多达10篇。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几项统计数字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

于希尼尔而言，这一切跟他已没有太大的关系。他要做的，只是一如既往“用文字跟自己对话”。正如他在一首新诗《风里的故里》中所描述的：

我不能指着一条南方的河流说
这不是一块令人迷恋的土地。一向缄默的
行者，以苍凉的语调讲述天上的星象
静候希尼尔更多的佳作问世。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初识希尼尔在八九年前的一次文学活动中，初涉文坛的我礼貌性地上前向这位声名斐然的前辈打了声招呼。不久之后的又一次文学活动结束后，帮忙收拾东西的我成为最后离开的三人之一，于是硬着头皮问正准备离开的他可不可以搭他的车去附近的地铁站，得知我住在碧山，他说可以顺路载我回家。

此后的我很少参加活动，也没再看到过他的身影。

近一年来，主编曾两次提议采访希尼尔（最近一次在今年的2月12日），但我都以他还年轻为由，说过两年采访不迟。但真正的理由，是我不知该如何跟他取得联系：若自己联系，怕他完全不记得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若

找人帮忙，又担心陷入多此一举的尴尬。

今年的3月1日，受烈浦前辈之邀，我前往参加福德正神大士伯公宫建宫第38周年纪念晚宴，赫然发现希尼尔就在邻桌。晚宴结束后连忙过去打招呼，原来他已当我做故人，采访一事即刻敲定。不能不感叹缘分的奇妙。

接受采访之后，才发现他的冷峻只是一种表象，其内核还是有温度的。

但看到他发来的长达97页的《希尼尔创作年谱与资料》，我瞬间头皮发麻，不得不说是我采访过的最最难写的一位。幸抑或不幸，实在无法说得清。

就给他一个相对简单的主题吧。很多时候，化繁为简是最明智的选择。至于结果是否令人满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文·章秋燕

图·实践剧场提供

接

到采访吴丽娟的任务时，我心中不免泛起一丝忐忑。据说她一向低调内敛，鲜少回顾往事，因此这次采访机会极其难得。正因如此，当我鼓起勇气联系实践剧场时，其实并未抱太大希望——毕竟她身份特殊、事务繁忙，能有机会接近已属难得，更别说亲自访谈了。没想到，她竟爽快答应请求！几经协调，我们终于在碧山的Coffee Bean见面，展开了一场珍贵的对话。

自由跳跃的童年

1939年，吴丽娟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成长于一个重视教育与艺术的大家庭，共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她还在襁褓中时，一家人便迁往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双溪大年——父亲受聘为当地学校校长。两年后，为躲避日军侵略，举家辗转迁往马六

甲。1945年，父亲因参与抗日活动，不幸遭日军杀害。其后，母亲改嫁，义父亦从事教育事业。由于母亲当时在福建会馆属校任教，便举家迁往新加坡，重新安顿下来，展开另一段生活旅程。

艺术在她的成长环境中无处不在。义父擅长绘画，母亲亲授钢琴，而家中其他兄弟姐妹也各有所长：姐姐虽未受过正规训练，却能自弹自唱，哥哥和弟弟则擅长弹奏吉他与其他乐器。兄妹们常在家中自编自演，创作歌曲与短剧，自娱也娱人，家中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氛围。

吴丽娟性格活泼好动，是家中公认的“假小子”。童年的她，常在田野间爬树、翻筋斗、跳沟渠，尽情奔跑跳跃。这些儿时的体能活动，意外地为她日后的芭蕾训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吴丽娟先后就读于崇福小学与南侨女子中学（今南侨中学），求学期间表现出色，品学兼

优。上小学时，她特别享受体育课所带来的自由与乐趣，当时所谓的体育课除了玩玩球外，主要是在跳舞。她天生节奏感强，动作干净利落，跳起舞来如鱼得水，常常赢得老师的赞赏。在南侨女子中学，她不仅勤奋好学，更在课外活动中展现出十足的热情与活力。中二那年，南侨与华中合办一场《割胶舞》演出，她机缘巧合被选中参演。这次经历，成了她走进表演与舞蹈世界的起点，也让她对舞台产生了深刻的兴趣。

足尖初舞

然而，当时学校并没有专业舞蹈老师可供指导。她便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靠着书本自学——书上如何描述一个动作，她们便如机械般反复练习，努力模仿。那时的伴奏主要是扬琴和笛子，虽然动作大致到位，但在节奏与神韵上总觉得有所欠缺。

为了弥补不足，她们开始主动“观摩取经”。一次，东方舞蹈团来新加坡演出《采茶扑蝶》。她们连续十天前往观赏，勤奋地记录每一个细节——服装、布景、道具、音乐、节奏、表演方式，一样不漏。看完演出后，她们不急回家，而是相约到朋友家继续讨论，交流心得，检讨不足，思考可以如何做得更好。这段日子，不仅磨练了她对舞蹈的观察力与理解力，也深化了她对表演艺术的热情。

就在这股热情日益积聚之时，吴丽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5岁那年，她开始向吴素妮学习芭蕾——吴素妮是著名芭蕾舞者吴诸山与吴素琴的姐姐。以芭蕾训练的标准而言，这个年纪起步已属偏晚，但她并未因此却步。相反，她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六个月内打下扎实基础，逐步掌握足尖技巧，能够轻盈地以足尖立地，姿态挺拔，重心稳健，尽显芭蕾舞者特有的力量与优雅。她的刻苦努力很快获得吴素妮的肯定，让她有机会参与《天鹅湖》的演出，并随团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等地巡回演出，为她的舞台之路写下了重要的起点。

声中遇知音

大约在高一时，吴丽娟的两名朋友打算参加“丽的呼声”的面试，为了壮胆，便邀她一同前去。结果，她们未被录取，而吴丽娟却成功通过，成为“丽的呼声”的一员。对她而言，在



吴丽娟与郭宝崑合影

“丽的呼声”的那段经历，是她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那里不仅有良好的学习氛围，还有一群志同道合、朝气蓬勃的伙伴。大家彼此之间关系融洽，合作无间，无论是参与广播剧创作、录制节目，还是互相观摩、给予反馈，都充满了团队精神与支持的温度。她很快融入这个充满活力的集体，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从前辈和导演身上汲取经验，也在表演中逐渐建立起自信与舞台感。在丽的呼声的岁月，至今是她难以忘怀的青春篇章。

在丽的呼声的那段岁月，不仅让吴丽娟磨练了广播剧表演技能，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还让她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未来的伴侣郭宝崑。两人最初因广播剧活动而相识。郭宝崑年少时就已在丽的呼声担任播报员，并且编写广播剧和相声，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创作力。吴丽娟则以勤奋与热忱投入每一场节目录制。在一次次合作中，他们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彼此欣赏对方在艺术上的执着与追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友谊慢慢转化为更为深厚的情感。吴丽娟发现，郭宝崑不仅在艺术上给她很多启发，在生活中也给予她许多关怀与鼓励。他们在创作中彼此扶持，在磨砺中相互鼓励，逐渐走进了对方的生活。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缘分的起点，吴丽娟常感叹，是“丽的呼声”这片热土，让她不仅学到了广播剧的表演技巧，更邂逅了一生的知己与伴侣。在郭宝崑的陪伴与支持下，她在艺术的道路上愈加坚定地前行，携手共度艺术与生活的风雨。

逐梦异乡 足尖上的坚毅

高中毕业后，为了筹集留学费用，吴丽娟开始身兼二职。每天早上，她在天一景的一家幼儿

班担任老师，下午则前往汤申路的新民小学，担任临时教师。尽管工作繁忙，她始终怀抱对芭蕾的梦想，咬紧牙关，努力坚持，积攒前往海外深造的资金。

当时，郭宝崑已在墨尔本的Radio Australia工作。在他的帮助下，吴丽娟1959年末顺利前往澳大利亚，进入墨尔本维多利亚州芭蕾舞学会（Victorian Ballet Guild），继续追求芭蕾梦想。

回忆起那段求学经历，吴丽娟感慨道：“我的导师劳伦·马丁（Laura Martin）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她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对教学工作也十分认真。她为人友善，总是悉心照顾我这个留学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关怀。在澳洲的那几年，正值白澳政策如火如荼地推行，社会上对少数族裔并不友好。但我很幸运，因为劳伦·马丁的关系，学院并没有受到白澳政策的影响，让我在健康、包容的环境中安心学习和工作。”

在墨尔本学习芭蕾的日子，吴丽娟以非凡的毅力投入到艰苦的训练中。初到维多利亚州芭蕾舞学会的第一年，她几乎每天坚持练舞9个小时，从基本功到复杂舞段，一遍遍反复练习，只为追求动作的精准与优雅。

然而，这样的训练强度对她来说还远远不够。在第二年，她将训练时间延长至每天10小时以上，甚至几乎每天都磨坏一双芭蕾舞鞋。尽管如此，她始终不肯松懈，只因内心那份对芭蕾艺术的执着与热爱。

在老师眼中，吴丽娟不仅勤奋刻苦，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每当老师指出她动作上的不足，她总是全力以赴加以改正，力求精益求精。对她而言，芭蕾不仅是一种舞蹈形式，更是一场对自己极限的持续挑战。

毕业后，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吴丽娟陆续加入多个舞蹈团体，并最终成为维多利亚芭蕾舞团（Ballet Victoria）的首席舞者。作为一位亚洲面孔，在以白人占主导的舞团中脱颖而出，殊为不易。在维多利亚芭蕾舞团任职期间，她共参与了14场大型演出，包括《天鹅湖》《胡桃夹子》组曲及《国王与我》等经典剧目。她多次担任独舞演员，以精湛的舞技和细腻的表现力赢得观众喝彩，展现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与非凡的舞台魅力。

然而，艺术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演出《国王与我》期间，她因与服装人员起冲突，亲身遭遇了种族歧视。这段经历令她深感心寒，也促使她在1964年做出人生抉择——与郭宝崑一同返回新加坡，重新开启属于他们的艺术旅程。

回国 筑梦 同行

1965年，吴丽娟与郭宝崑重返家园，却发现本地表演艺术仍处于萌芽阶段，几近荒芜。在澳洲求学期间，两人便已深切意识到建立本土文化认同的迫切性，如今回到祖国，这份责任感更为沉重。于是，在1965年7月1日，吴丽娟迎来人生中的双重里程碑——她与郭宝崑步入婚姻的殿堂，同日，两人携手创办“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Singapore Performing Arts School），也就是日后“实践剧场”的前身。

万事起头难。回到新加坡后，吴丽娟从零起步，倾注全力投入教学，悉心栽培学生，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舞蹈班底。她穿梭于舞台与教室之间，脚踏实地地为本地舞蹈艺术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郭宝崑专注于戏剧课程的开设与发展，两人各展所长，在新加坡的艺术教育沃土上并肩耕耘。

创院初期，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新加坡艺术剧场和星市音乐会联合制作了一部综合戏剧与舞蹈的作品《红花·青春·海》，标志着团队迈出的第一步。其中的《小红花》，正是吴丽娟从澳洲返新后编排的首部舞蹈作品，也成为她舞台创作生涯的重要起点。

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成立于新加坡独立前夕，





为了能够为弱势群体发声，吴丽娟于1974年创作《九条船》



1978年，吴丽娟创作和指导《割胶舞》



1975年，吴丽娟创作和指导《石山工人舞》



1986年，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呈现《谁家的蛋》

起初并未获得任何政府资助，吴丽娟与郭宝崑也坚决不接受家人的经济支援。在各类资金来源皆告无门的情况下，学院只能自筹经费，前17年一直背负债务运营。因此，除了教学与创作演出，他们还亲自承担服装与舞台设计等工作，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舞动民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践剧场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精神的表演艺术形式。为了贴近现实生活，汲取创作养分，吴丽娟与郭宝崑发起“农村体验活动”。他们带领学院师生分组深入马来西亚乡村，体验底层民众的真实处境，将所见所感转化为舞台上的灵感与题材。

“我去了马来西亚东岸的一个渔村，亲眼看到商业捕捞几乎把鱼都抓光了，传统渔夫根本无法生存。出海的男人很多患有肺病，连基本的医疗、食物和衣物都极其匮乏。他们好不容易出海一天，却只捕得寥寥几条小鱼。为了生计，不得不冒险远航。十条船出海，常有九条再也没能回来，许多人就这样被巨浪吞没，溺死在茫茫大海中。这样的景象，对我是极大的震撼。”

基于这一深刻的体悟，《九条船》于1974年应运而生。吴丽娟始终坚信，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形式上的美感，更在于它能够为弱势群体发声，通过舞蹈传达那些被忽视的处境与情感。多年来，她曾参与一系列扎根现实的作品

创作和指导——如1979年的《黄梨丰收舞》、1975年的《石山工人舞》，以及1978年的《割胶舞》——皆源于她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关怀，是她以艺术回应时代、为沉默者作见证的真实表达。

风雨中的坚守

进入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逐渐将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艺术表演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1975年，政府依据《内部安全法》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针对被怀疑为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1976年，吴丽娟与郭宝崑因该法令遭到逮捕。吴丽娟两个半月后获释，郭宝崑则被关押四年零七个月。

在郭宝崑被囚禁的岁月中，吴丽娟始终坚守舞台，持续创作与演出。即使生活艰难，她每年依然坚持举办学生汇报演出，不曾中断。在那段黑暗而动荡的时期，她以坚韧不拔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捍卫了艺术的尊严与表达的自由。

1980年，郭宝崑获释，为他们的艺术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两人重新开始共同创作，学校的演出也日益频繁，逐步恢复生机。在这一时期，吴丽娟不断拓展舞蹈视野，深入学习印度、印尼及中国的传统舞蹈，并在纽约的玛莎·葛兰姆现代舞学院（Martha Graham School of Contemporary Dance）接受了系统的现代舞训练。



1988年，吴丽娟受邀为新加坡艺术节创作现代舞剧《女娲》

岁月留舞 初心不改

吴丽娟凭借多元学习与打磨，于1982年6月在实践艺术学院的《红花·亚答》中，以《纱巾舞》和《在图书馆里》等作品，开启个人独特编舞与演出的序幕。三年后，她又在1985年的《射日》舞蹈晚会上，以《陷阱》与《足尖快板》等跨界之作，将现代舞与古典芭蕾、民族舞相互映照，为新加坡舞坛注入清新多元的气息。此后，1986年她面向儿童观众推出想象力十足的《谁家的蛋》，用《吹泡泡》与《放风筝》等小品，将严谨的艺术语言与孩童的天真世界巧妙连接。

1988年，吴丽娟受邀为新加坡艺术节创作现代舞剧《女娲》。该剧以中国神话为灵感，是新加坡首部完整篇幅的现代舞作品，曾被《联合早报》誉为“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具意义的现代舞作品”。1989年，她在实践剧场开设了一个“以孩子为本”的艺术教育课程，名为“艺术游戏课程”。该课程让3至6岁的孩子通过游戏学习如何自律专注、分享互助、理解谅解、包容协调、平等尊重与团结合作。

四年之后的1992年，她卸下领导职务，专注于创作新作品。这些作品包括《生祭》（傺舞）（The Rite of Life <Nuo Dance>）和《鱼归》（The Homing Fish），均于1994年由广东现代舞团首次演出。郭宝崑2002年逝世后，大女儿郭践红接掌实践剧场。吴丽娟

开始慢慢放手，大半时间在国外交流讲学，或留在本岛参加义工活动，鼓励年长者多活动筋骨。她最后一次在舞台亮相是2018年参加小女儿郭劲红的《平淡无奇》，她笑谈：“劲红是希望我演了之后，能鼓励其他老人家也乐意来参与演出。”

吴丽娟一生致力于推动舞蹈艺术的发展，不仅在创作上不断突破，也在教育上深耕不辍。她以坚毅的信念穿越时代风雨，坚持艺术的纯粹与自由，用舞蹈为社会注入温度与力量。1995年，她荣获新加坡最高艺术荣誉——文化奖，以表彰她在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2014年，她入选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设立的“新加坡女性名人堂”，进一步肯定了她对社会和文化的深远贡献。

吴丽娟的生命与舞蹈紧紧相连，她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引领者与实践者。她用舞步记录时代的脉动，也以行动诠释艺术的责任与力量。无论台前幕后，她始终低调踏实、真诚以对。她的精神将继续启发后来者，延续她未完的舞步，成为照亮未来的一束恒光。

题图说明：

2018年郭劲红导演的《平淡无奇》，右二为吴丽娟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金牌合唱指挥 桂乃舜 从新加坡走向世界的



文·郭永秀

图·受访者提供

开始和桂乃舜有近距离接触应该是在2012年，那时候他刚刚加入新加坡音乐家协会。后来他当选为音乐家协会副会长，而我也是副会长之一，因此我们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接下来几年，在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音乐会上，我经常看到他指挥合唱团演出。他指挥的合唱团大多演唱一些无伴奏合唱（A capella），虽然成员多为业余，但整体水平明显高于一般的业余合唱团。

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听过桂乃舜的大名了，报

纸上经常报道他率合唱团出国比赛获奖的消息，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能看到他获奖的消息，行内人称他为“金牌指挥”。的确也是如此，他参加的都是世界级的合唱比赛，每次都获得冠军或亚军，为我们新加坡赢得无上的荣誉。

童年熏陶开启音乐之路

出生于1961年的桂乃舜生长在一个颇有音乐氛围的家庭。小时候，他的祖母很喜欢黄梅调，是当时著名黄梅戏影星凌波的影迷，从小他

就听着黄梅戏长大。他的两个哥哥也很喜欢唱歌，一个喜欢中文艺术歌曲，另外一个喜欢西洋时代曲，而他的妈妈也爱唱歌。生长在这样一个乐声环绕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桂乃舜自然也会跟着哼唱几句。妈妈发现他的音准很好，声音也好听，而且记忆力极佳，唱片中的歌曲听一次就能跟着旋律哼唱，甚至歌曲的第二、第三声部的和声旋律，他也能唱出来。

在妈妈的推荐下，他加入了丁祝三先生指导的爱国儿童合唱团，当时他只有10岁，还在崇福学校念小学，他也同时跟丁祝三先生学指挥。由于崇福学校的合唱团清一色都是女生，只有他是男生，于是被安排担任指挥。除合唱团之外，他也同时指挥学校的口琴队和交响乐队，在四年级的时候还参加了青年节的演出。

崇福学校毕业后，桂乃舜进入圣公会中学，同时也进入丁祝三先生所指导的佳音青年合唱团。圣公会中学里也有唱诗班、歌唱班等。当合唱团在校内演出的时候，就由桂乃舜负责指挥。高中时他升上淡马锡初级学院，学校合唱团指挥是朱林妹。同样的，校外演出时由朱林妹指挥，校内演出则由桂乃舜指挥。中学时代他也从佳音青年合唱团进入主团——佳音合唱团。丁祝三先生不仅是他音乐道路上的启蒙老师，也是一路陪伴他成长的重要导师。

高中毕业后，他入伍服役。当兵第二年，桂乃舜加入了由林耀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合唱团（SSC），他在这个团里唱了五年。

无伴奏合唱点燃音乐灵魂

对桂乃舜这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是在他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了国大合唱团之后。国大合唱团由朱惠林指挥，唱了许多无伴奏合唱（A capella）。由于没有钢琴伴奏，对合唱团的和声、音准和发声法更加讲究，对声音的要求更高、更加精确，这一切真正点燃起他对合唱的狂热。

桂乃舜于1985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被派到教育学院学习，然后就被分配到他的母校圣公会中学，执教四年。在此期间，他利用工余时间创办并指挥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和国大校友合唱团，但教育部规定课外教学时间每周不得超过六小时。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教育部属下课外活

动中心（ECAC）由吴世铭领导，负责组织各种课外活动，主要集中在音乐这一块。当时课外活动中心属下共有两个合唱团：一个是由David Lim和Jennifer Tan指导的青年合唱团，专唱英文歌；另一个是齐文洋指挥的青声合唱团，专唱中文歌。

初试锋芒后海外求学

教育部每年都在青年节举办各种比赛，如华乐、合唱、铜乐、交响乐等。1987年，桂乃舜带领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第一次参加青年节合唱比赛，就荣获冠军。这大大增强了桂乃舜对指挥合唱团的信心，也坚定了他往合唱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

1988年，新加坡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郑永顺博士发起“合唱卓越计划”，选拔具有潜力的青年指挥到英国参加一年的合唱指挥培训。当时共有四人入选，桂乃舜是首位入选者。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希望这些出国留学回来的青年合唱指挥能够为新加坡训练出更多优秀的合唱指挥。

1990年，桂乃舜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奖学金，到英国进修，并获得伦敦皇家音乐学院颁发的合唱指挥研究高级研究生证书。回国后，他被任命为教育部课外活动中心的合唱项目官员。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桂乃舜为合唱团教师举办了多次合唱研讨会，训练新一代音乐老师。并负责多个国家项目。在此期间，教育部开始重视学校合唱团的成立和训练，向外部增聘合唱指导老师。

1990年6月，桂乃舜指挥的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在威尔士（Eisteddfod）国际合唱比赛中获胜的学校合



维多利亚初院1990年于英国比赛

唱团。桂乃舜的指挥风格和对音乐的诠释受到了杰出评委团的高度赞扬。从那时起，他领导维多利亚合唱团、淡滨尼初级学院合唱团、艾玛迪斯合唱团、维多利亚学校合唱团、公教中学合唱团和德明政府高中合唱团，在伯恩茅斯音乐制作人国际比赛节、Riva Del Garda Concorso Corale Internazionale、Llangollen国际音乐节、德国Pohlhelm国际合唱比赛、德国Mendelssohn-Bartholdy国际合唱比赛中频频获奖。1989至1990年间，新加坡现任总理黄循财也曾是他指挥的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的团员，而团长黄士轩则是现任国会议员。

上世纪90年代，吴作栋继李光耀之后出任新加坡总理。吴总理的夫人爱唱歌，发起“Sing Singapore”运动，带动整个国家唱歌的热潮，特别是在国庆日的时候，大家用不同的语言，一起唱着赞颂新加坡的歌曲，这无形中增强了各种族之间的和谐与国民的凝聚力。

全职投入合唱事业

1993年，桂乃舜被授予“新加坡青年奖”，这是新加坡青年的最高荣誉，以表彰他在合唱艺术领域的重大贡献。1996年，桂乃舜毅然辞职，离开教育部。因为当时他被通知将会被委任为校长，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要的是从事合唱教学，而不是成为一名行政官员。

无官一身轻的桂乃舜离开了教育部以后，就全心全意投入合唱事业，担任多个学校合唱团的指挥，其中包括维多利亚中学合唱团、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及其校友合唱团、淡滨尼初级学院合唱团及其校友合唱团。此外，他也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合唱团（NTU Choir）的指挥。

而接下来桂乃舜在合唱方面就发挥出他强大的能力、魄力和影响力。1990年他率维初合唱团前往英国，参加著名的Wales International Eistedfodd合唱比赛，荣获青年组冠军、公开组亚军以及小组亚军。回国三个月以后，学校派他出国，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进行考察与学习。

1998年，桂乃舜带领维多利亚初级学院校友会合唱团到德国参加一个高水准的合唱比赛，荣获公开组冠军，以及各组总比赛亚军。他本人也第一次荣获最佳指挥奖。1999年，他被日本商工会议所授予“文化奖”。2000年，在奥地利

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合唱比赛，以及在夏威夷国际合唱比赛节和太平洋盆地音乐节中，他所带领的团队频频得奖。2001年，他被扶轮社授予“新加坡艺术大使”称号。

2000年，史上第一次奥林匹克合唱节（Choir Olympics）在奥地利举行。这是一场具有国际水平的比赛，参与的各国代表多达几万人，历时十多天。桂乃舜带领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在比赛中荣获两枚金牌，正式跨入世界级的演唱水平行列。

2002年，维多利亚初院合唱团在桂乃舜的指挥下，于捷克布拉格的一项国际合唱比赛中荣获全场总冠军。2004年第三届世界合唱比赛在德国举行，桂乃舜指挥维多利亚初级学院荣获公开组总冠军，维多利亚初级学院校友会合唱团则荣获民歌组亚军。同年，桂乃舜第一次受邀前往匈牙利，担任国际合唱比赛的评审。

国际舞台的辉煌战绩

2006年，另一个世界级的比赛——世界合唱比赛（World Choir Games）在中国厦门举行。桂乃舜带领维多利亚初级学院校友合唱团荣获圣乐组总冠军，安德逊初级学院合唱团荣获公开组冠军。同年，在意大利举行的合唱比赛中，桂乃舜领导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荣获全场总冠军。

200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合唱比赛中，安德逊初级学院合唱团在桂乃舜的指挥下荣获总冠军，这也是他第三度荣获全场最佳指挥奖。2010年，在威尼斯举行的合唱比赛中，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荣获三个冠军：公开组、圣乐组及男声组。桂乃舜也第四度荣获全场最佳指挥奖。

2011年，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COMPASS）授予桂乃舜“功勋奖”，以表彰他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

2012年，桂乃舜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28届弗朗茨·舒伯特合唱比赛中再次获得他的第六个全场最佳指挥奖，他带领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囊括4枚金牌，包括公开组、圣乐组、男声组和女声组。2013年，他带领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唱团在英国威尔士举行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合唱比赛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三个组别的冠军。

2013年，受教育部新政策的影响，各种青

年节校际比赛的活动渐走下坡。当时的教育部长认为不应给学生们太大的压力，每年学生们为了争取比赛成绩而勤劳排练，花费太多的时间。他也同时取消了许多对学校各种音乐活动优胜组的奖励。这个初衷本来是很好，但是实际执行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很多校长和行政官员都非常现实，发现这些比赛没有给学校带来更高的荣誉，有些学校索性停办，许多乐队和合唱团都解散了。至此，学校的各种音乐活动开始走下坡。虽然如此，桂乃舜仍然坚持初衷，在不利的环境中教导合唱，向他的理想继续挺进。

2015年，桂乃舜带领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合唱团在越南会安获得了四个类别的冠军奖，巩固了我国在国际合唱舞台上的地位。2016年7月，桂乃舜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唱团应邀参加了台北国际合唱节，这是新加坡第一个受邀参加此著名活动的合唱团。音乐节期间，桂乃舜还为来自亚洲各地的参与指挥家举办了一场关于东南亚合唱音乐的讲座。2016年12月，桂乃舜为香港儿童合唱团的老师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合唱音乐工作坊。

2018年，桂乃舜带领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唱团到英国参加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合唱比赛兰戈伦国际音乐艺术节（Llangollen International Musical Eisteddfod）。它的奖杯是以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来命名的：“Choir Of The World Award——Pavarotti Trophy”。这一次国大合唱团荣获的



2018年，国大合唱团于英国威尔斯获得“Choir of the World”最高荣誉

是由英国BBC所支持的世界公认最高荣誉，没有任何其他比赛可与之比拟的奖项。新加坡是第一个，也是唯一拿到这个荣誉的国家。

以上所述仅仅是桂乃舜在他的合唱生涯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奖项，其他还有大大小小，数不清多少的奖项，太过琐碎，因此没有收录在这篇文章中。桂乃舜在世界的各种合唱比赛中成绩可观，在教学上也没有停歇。可以说在新加坡现有的合唱指挥中有一半都是他的学生，他对新加坡合唱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他那些活跃于音乐界的学生如下：冯克伦、张育德、杨志宏、杜仲平、刘旭豪、Dawn Yin、Joyce Low、Max Lam、Justin Goh、李光荣、李思玲、谭佩雯、谭文龙、Robin Ng、Gerald Tan、Adyll Hardy、吴多才、Shah Salleh、Benedict Goh、吴贾勇、何廉雁、李培勤、Rose Loh、郑维诚、符诗华、Sean Foo、郑万胜、Bae Jong Woo……



创立歌弦合唱团及合唱艺术家

除了教导学校合唱团以外，桂乃舜也创立了多个民间合唱团，在各种场合中亮相，以宣扬合唱艺术。2001年，时任新加坡西南区市长的符喜泉高级政务部长希望成立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合唱团，邀请桂乃舜担任指挥并公开招考，成立歌弦合唱团（The Vocal Consort）。当时桂乃舜在立才中学（Commonwealth Secondary School）教合唱，所以部分团员来自这个学校，其余则是对合唱有兴趣的公众人士。

歌弦合唱团具有一定的水平，在裕廊民众俱乐部排练，多次在音乐会上表演，广受听众的好评。可惜的是当符喜泉卸任以后，新的议员对合唱没有兴趣，立刻关闭了这个合唱团。桂乃舜不忍见心血白流，就把它迁移到新加坡东部的实乞纳南民众联络所（Siglap South Community Centre），继续活动。

近年来桂乃舜最重视的一个合唱团，是他在数年前成立的“新加坡合唱艺术家”（Singapore Choral Artists），这个注册团体走的是半专业的道路，总经理由他的学生冯克伦担任。成立至今已经收到三次国外的邀请，其中两次是到中国，一次是到韩国。合唱团也与中国西安文化馆签署备忘录，作为两地合唱交流的凭据。

新加坡拥有一支专业交响乐团和一支专业华乐团，但却没有专业的合唱团。这些年来我们的合唱界在许多本地和外来的热心音乐家的推动下，成立了数十支业余的合唱团。每年的合唱音乐会此起彼伏，为新加坡的合唱艺术无私地奉献，增添了许多合唱节目，也培养了许多歌唱人才。桂乃舜是一位专业合唱指挥，虽然没有专业合唱团供他指挥，却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出了成绩。他所指导的学校合唱团在国外许多著名的合唱比赛中频频得奖，为新加坡带来了无上的荣誉。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年新加坡建国60周年。

回顾当年新加坡独立面对的情况，只是一个面积仅530平方公里的孤岛；缺水，缺电，缺道路、住屋、学校，只有一个深水港；但是没有工业，没有农业，也没有腹地；深水港的货物从何而来，又能往何而去？当年的新加坡，在战后刚开始重建，可谓百废待兴；同时也面对战后婴儿潮，失业率高达9%，年均国民所得只有450美元，还是个开发中的国家，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独立60年后，今日（2025年），新加坡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超过九万美元。

二战之后亚非各个殖民地纷纷独立，一般以“民族自决”作为新生国家独立建国的基础。根据“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带动民族意识的兴起，经过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争取独立。民族国家强调的是单一的民族、单一的文化、单一的宗教、单一的语言和单一的国家认同。

新加坡共和国的独立，依李光耀自己的说法：“我在偶然间创造出了新加坡这个实体，进而有了新加坡人。”（李光耀，2011，第270页）换句话说，是先有新加坡，再有新加坡共和国，然后新加坡人的概念才出现，最终成为全民以及国际公认的身份认同。

新加坡缺乏“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基本素材。首先，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三大主体民族分别来自三大文明，加上作为殖民主体的英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很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寄居新加坡，各自忠于自己的“祖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既没有一部长远的共同历史，也没有一部争取民族独立的奋斗史。新加坡的独立是被迫的，没有人为独立流过血，因此也没有国家/民族英雄。

回顾当年新加坡独立的经历，可说是在极端困窘的情况下被迫独立。李光耀和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经过多年努力，带领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前后不过两年，却因为政策不和，纷争不断，被迫脱离联邦独立。李光耀和他的团队，多年希望建立一个平等民主“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终究化为泡影。他在回忆录中，

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



文图 · 郭振羽

坦然承认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一段历史，是他终身一大遗憾。

新加坡独立建国面临的挑战，除了在经济、外交、国防方面求生存求自保之外，更要在面对多元分歧的社会上建立共同的国民意识，也即是建立一个融合统一的新加坡社会。根据人类学者安德森（B. Anderson）的理论，民族的建立都是基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新加坡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要做出多倍的努力。独立60年以来，新加坡坚持推动一些重要措施建立国族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教育改革：将原来的四大源流融合为统一的国民型学校，统一学制、统一教材、统一教师训练；同时推行双语教育，以“英语+母语”授课。

在建国初年，为了国防，也为了建立国民意识，新加坡开始实施国民服役制度，规定全国男子年满18岁必须服国民兵役。在服役期间，来自不同民族、社会阶层的男子，经历了共同的军事训练和生活经验，培养了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经过超过半世纪的推行，可说已经成为新加坡男子成长洗礼的一部分，也是建构新加坡国族认同不可或缺的部分。

同样重要的还有新加坡学童每天朝会需要朗诵的“新加坡国家信约”（Singapore National Pledge）以及唱国歌。早在1966年，建国元勋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提出“一个国族、一个新加坡”（one united people in Singapore）的愿景。经过内阁通过，“新加坡国家信约”正式成为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和国家精神的象征。如今，唱国歌和诵念信约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尤其是学生和军人，日常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每个新加坡公民的共同记忆和对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

除此之外，还有每年隆重举办的国庆庆典，每年一度的国庆群众大会，以及包括“春到河畔”“妆艺大游行”等节庆活动。多年以来，这些常年活动，已经成为新加坡构建国族意识的重要机制。

综合以上所述，新加坡的基本政策方针是多元并存，尊重多元语言、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同时确定四种官方语言，在法理上平等对待。新加坡在独立之后，施行诸种政策，设法在多元之中求同存异，建立共识。一方面尊重各个族群的不同文化传统，保留母语，不求统



本文作者的新书《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文化、语言与传播》将于今年10月出版

一；另一方面却是要培养全社会以英语作为共同语，同心协力追求“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新加坡国民信约》用语），谋求建立“多元一体”（费孝通教授语）的新加坡国族。

兹以《国民信约》再做说明。

中文版信约译文如下：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这个51字信约值得深入剖析。

第一部分“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已经清楚点出新加坡种族、言语、宗教多元的现状，不求同化统一；第二部分指明新加坡建国目标是要“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

第一部分是接受现状，尊重多元，不求统一；第二部分是追求未来的理想。这个建国理想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建立共同追求理想的国度。这是追求建立“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有别于传统的“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或者说，新加坡人是以公民身份，而不是以族群身份追求共同的理想，也是新加坡人建立“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作为建立国家认同的基础。

以新加坡的发展状况看来，多年来不同族群和语言群人口已经在居住、教育和职业等方面，都呈现整合的趋势。在多元形态下，新加坡国族认同的建构，势必要经历长久的过程，需要国民的共同努力。经过超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这种新的国族认同，已经在逐渐成长加强中，但是同时也不断面对新的挑战。遥望前程，国人还需如《国民信约》所宣示，要“继续努力，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新加坡开埠200多年，由中国南来的移民也经历了200年的历史。自开埠以来，华裔移民以及其后代，始终占新加坡人口多数，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之外唯一以华族占多数的独立国家。这200多年间，华族的身份认同由于历史原因，经历多次的嬗变：由19世纪的“过番客”，到“华侨”，到“华人”，再到“新

加坡华人”。

以上归类只能说是个笼统的叙述，因为新加坡的华族社会从来都是多元的。从19世纪“侨生”（海峡华人）和“新客”（过番客）之分，到20世纪“华校生”和“英校生”的分歧，到21世纪之后“原居民”和“新移民”的矛盾。可以说新加坡华族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在每一个阶段，华族社区之间一方面是矛盾不绝，同时双方致力融合统一的努力从未间断。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持续长期努力在“分”与“合”之间的磨合，甚至可以说，是个长期“流动”的过程。

在多元形态下，新加坡国族认同的建构，势必要经历长久而漫长的过程。经过60年的努力，这种新的“新加坡人”认同，已经在逐渐成长中，但是同时也不断面对新的挑战。在多次演讲中，李光耀也曾提出疑问：新加坡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理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根据《联合早报》报道，在2011年的一次活动中，他指出，“新加坡是在人民都没有共同点的基础上慢慢建立起来的，今天所谓的，‘新加坡人’只能算是个概念……”他认为新加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或许还要多四五十年时间。（《联合早报》，2011.01.22）

如此说来，不论是“新加坡人”还是“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都是个需要持续努力且尚待完成的旅程。

即将于10月出版的文集《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搜集我在这10多年以来所发表的相关文章，前后发表在《联合早报》《源》《怡和世纪》《亚洲周刊》等刊物。我要感谢新加坡社科大学的同事罗福腾、符诗专、李伟雄；还有《怡和世纪》已故老编林清如和忘年老友南治国的切磋鼓励。也特别感谢龙溪会馆、孔子文化基金以及郭氏汾阳总会慷慨捐助出版经费。

我们1973年移居新加坡，到今年满52年；这本小书就算是这个老移民献给这片新土60岁生日的献礼。

注：本文为作者新书《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自序。

（作者为本地资深学者）



文缘真善美

来自犀鸟之乡的黄龄愍



文图 · 庄永康

去

年7月中旬，收到了年轻文友黄龄愍寄来的诗集《诗情翩翩》。这是龄愍个人出版的第四本实体书，也是她送我的第三本书，出版社是玲子传媒。龄愍的每本诗文集都缀以花团锦簇的图饰，充满美感，文字中透射出作者观看世界无限善意的眼光，同时也显露了一种对待所遇见人与事的真性情。

黄龄愍出生于东马砂拉越诗巫市（Sibu），二十岁（1999年）来狮城深造，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其作品曾获大专文学奖与金笔奖等奖项，目前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本文将畅抒龄愍的狮城故事。这里只想说，笔者与龄愍结下这段文字之缘，诚然可以用真、善、美三字概括。

献给母亲的一本诗集

《诗情翩翩》收有作者近年诗作卅五首，以个别主题划分为六辑。集子中每首诗的前面都有

一篇“释题”的短文，因而本书也可看作一本诗文合集。书中的插图照片，作者都注明版权所属：由本书作者或报馆记者所摄，或从原版的报刊征得复制权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作者求“真”的态度。

浏览本书，我们似乎看到一个从拉让江畔前来狮岛求学的女孩，经过二十多年风霜雨露，刻下站在时间的交叉口上，满怀依恋地回望过去的心情。

全书有六个分辑，依序为：辑一“走览岛国”：吟诵的对象有铁道时间走廊、植物园、福康宁山、晚晴园和老巴刹；辑二“书写岛屿”：花岗石、红树林、珊瑚礁、蝴蝶山等；辑三“回望故乡”：垦荒史页、百年烟火等（另有现已成立纪念馆的刘钦侯医院，现已走进历史的林子明图书馆，世代沧桑）；辑四“深情款款”：关于爱情与思念的诗篇共七首。

辑五“思亲依依”和辑六“生活随想”可说

是本书内容的核心，主题是对母亲的缅怀——作者说，这本诗集就是给母亲的献礼。书中写道，2021年3月6日，在家乡的母亲生命烛火熄灭。然而，母亲在病床弥留之际，女儿却因处于隔离期，被禁止触摸母亲。“母亲就在我眼前，我却不能紧紧握住母亲的手，陪伴她直到生命的尽头。冠状病毒在我的心坎烙印此生无法弥补……”

龄慙说，母亲的名字是则燕，“母亲是我生命中的温柔情深燕儿，她用瑰丽文学来守护我的生命，她牵引我走上写作的道路”。书的最后，是作者记得母亲曾告诉她，纸质书本散发的馨香，令人对阅读深深眷恋。《织一段爱》则是面对着母亲生前使用的“飞人牌”缝纫机而萌生的诗篇：“缝纫机与母亲纤细身影交叠/传承世代深情守护使命/守护孩子青葱绿意生命/编织绵长一世春晖母爱”。

龄慙让文艺工作产生意义

笔者“认识”龄慙的经过，说来非常偶然。时值2018年，我响应主编黄明恭医生的号召，投入101期重新出发的《赤道风》编务工作。黄医生交给我两篇散文稿子，说那是患了严重血病的一位女孩写的，曾被“投篮”，让我考虑考虑。这两篇文章，是作者在生命垂危之际，向所爱的人寄托的情怀。我读后觉得不错，可用，随即也按照《赤道风》刊体例写了评语，交给主编。由于版位上的安排，这两篇文章要等到《赤道风》第105期（2020年第1期）才刊出。

意想不到的，这个曾逐渐让我淡忘的编辑部日常，对于投来稿件的文章作者而言，却是件人生大事。在龄慙惠赠给我的两部文集——《动容情思》（2019年3月）和《相遇在岛国》（2022年4月）中，作者都详细刻录了她的投稿经过和当时的心情。原来，2018年7月，作者被医生诊出贫血情况开始恶化，拖着茫然无措的感受和沉重的步伐回家。而此时，“另一波挫败浪潮涌向我的人生……”

“我费思量用文字编缀的两篇散文遭受被投篮的命运。我的渺小天空仿佛变得更加灰蒙阴暗，无亮光，也无晴朗温暖。心灰意冷，愁意填胸，落寞寡欢，我带着惆怅的心情过日子。直到那一天，我偶然抬头望向碧穹，澄净蔚蓝色泽记忆中的天蓝色书包，一位温和谦谦的长辈身影浮



现脑海。这位长

辈是黄明恭医生……”

接着便是延续于《赤道风》编辑部的情节。

笔者在这里引述龄慙的书写，并没有夸大任何“文坛长辈”劳苦功高的意思。相反的，我觉得龄慙笔下文字的真善美，倒像是丰碑铭文，记载着作者本身的生命转变，也让我们这些无偿无誉，仅靠一股傻劲办杂志者的工作，产生了某种积极的意义。翻开《相遇在岛国》，这幅图卷进一步拉开，作者所“相遇”的岛国华文写作界群英面貌跃然纸上：这里有作者感恩于提携引导的一众文坛前辈，也有互相扶持的四位新生代写作者。再加上书前两位翘楚人物的作序，本书就像是廿一世纪初新加坡华语文坛的一部难得的迷你传记。

笔者对龄慙还有一点个人的谢意，就是书中对于本人古琴文集《琴难舍》（八方文化，2018年8月）写的书评。这本拙著，尽管得到一些自称“粉丝”人士的厚爱，但送书给文化界一两两位高人时，却也得到“谢谢你，对不起我没时间读啊”的礼貌回应。因此特别感激龄慙对书中篇章写下读后感，也蒙她把《联合早报》文艺城中蔡宝龙先生参加发布会的感应诗辑录于实体书中，成为永恒的留念。在此向龄慙文友献上由衷的祝福：祝愿您的人生，将迎来一片前景更加辽阔，阳光更加灿烂的蓝天！

题图说明：黄龄慙近影

（作者为本地资深报人）

卡达卡利的新加坡之旅

舞蹈家毕如的跨文化使命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远

在印度西南的喀拉拉邦，有一种表现形式独特的叙事性舞剧叫做卡达卡利（Kathakali）。1952年，一位来自喀拉拉邦、年仅27岁的青年艺术家巴斯卡（Bhaskar），在前往澳洲途中，误打误撞在新加坡留了下来。在这里他遇见了在三巴旺海军基地工作的同乡。人们常说语言是乡愁的重要载体，乡音无弦，却有牵动人心的乡情。很快，巴斯卡带动同乡，组织了传播卡达卡利的培训班和表演团，艰辛垦荒，播种希望。

自2002年起，巴斯卡艺术学院开始筹建由海内外专业演员及乐师组成的卡达卡利剧团，该剧团的中心人物是今年54岁的毕如（Kalamandalam Biju）。和巴斯卡一样，毕如出生于喀拉拉邦，其父亲是一位当地知名的卡达卡利艺术家。自幼沉浸在艺术氛围浓厚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很早就熟悉了卡达卡利的一招一式，10岁时初试啼声，一鸣惊人。因为对自己热爱的艺术形式极为专注，毕如很快成为当地广受欢迎的卡达卡利演员。

24岁那年，毕如受聘加入巴斯卡艺术学院，在新的文化空间开启了一段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跨文化卡达卡利的新旅程。在巴斯卡院长的引导下，毕如编排了一系列剧作，尝试用多种语言演绎经典。例



毕如与恩师巴斯卡夫人

如以淡米尔语演出泰戈尔作品、马来语的《新加坡拉的故事》（*Cherita Singapura*）、取材自《西游记》的《盘丝洞》，以及用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演绎的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除了以马拉雅拉姆语的唱词来演绎《罗摩耶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外，他还以笔名“Vanamali”创作并出版了新的卡达卡利剧目“*Satyavathi Parinayam*”（2008年），该剧改编自《摩诃婆罗多》，自问世以来在多个舞台上演。因为这些贡献，他曾荣获卡拉马达兰颁发的Vellodi奖章（1984年）、瓦拉耨（Vallathol）奖学金（1989年），以及巴斯卡艺术学院颁发的Natyakala Bhushana奖（2015年）等多个奖项。一次次新的尝试，为本地的跨文化戏剧创作添彩。

卡达卡利剧团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逐渐发展成由本地舞者组成的团队，并成为印度以外唯一持续推广卡达卡利的专业表演团体。剧团在新加坡、墨西哥、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演出，在新加坡及国际舞台上传播卡达卡利这一独特艺术形式。如今，卡达卡利已成为新加坡多元表演艺术风景线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景点。

卡达卡利讲座

最近，巴斯卡艺术学院再次推出“卡达卡利艺术节”，包括卡达卡利讲座和两个卡达卡利剧

目的演出。5月4日，一场汇聚海内外卡达卡利大师与新加坡艺术界人士的对话会顺利举行。在这场难得的思想交流会上，毕如讲述了卡达卡利如何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手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激发了传统戏剧和跨文化戏剧爱好者的热情。这场充满活力的对话会吸引了不少人参与，对于希望了解这一艺术形式美学原则的普通观众来说，意义非凡。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吸引了众多非印度裔戏剧爱好者，这凸显了卡达卡利在其文化渊源之外日益增长的吸引力，也彰显了学院长期以来对文化推广和教育的承诺。

展演经典剧目的思路

本次展演的两部剧目是《美人的婚姻》（*Satyavathi Parinayam*）和《达克沙祭典》（*The Sacrifice of Daksha*）。这次展演的剧目，角色并不多，但有传播经典作品的意义，加上巴斯卡艺术学院培训的本地演员参与，也有传承意义。

《美人的婚姻》不仅是卡达卡利的经典剧目，也承载了印度教神话中关于信仰、尊严、宽恕与因果的重要主题。它讲述了月亮王朝的国王尚塔努与渔家女萨蒂亚瓦蒂之间的爱情故事。该剧的情节设置为演员提供了很多展现技艺的机会。幕启时，国王尚塔努在森林中狩猎时被一股香气引到河畔，遇到了美丽的渔家女萨蒂亚瓦蒂。国王惊为天人，情不自禁立刻向她求婚。萨



毕如在排练厅指导演员，最右为米娜院长



美人对求婚者表示她不能自行嫁人



怪物无理挡路 德瓦拉丹和他大打出手

蒂亚瓦蒂婉拒，理由是没有父亲的同意她不能自行决定嫁人。巧的是她的父亲阿莱阳捕鱼归来。尚塔努国王马上抓住机会向他提亲，表示会爱他的女儿到永远。阿莱阳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国王真的想娶萨蒂亚瓦蒂，必须让女儿的儿子成为未来的国王。国王顿时感到为难，因为他前妻生下的儿子德瓦拉丹顺理成章已是将来继承王位的人。因此，国王失望地回宫去了。

德瓦拉丹察觉到父王像是受了什么打击似的，十分沮丧。得知原因后，德瓦拉丹立刻想赶往河畔去见阿莱阳。不料在前往渔村的路上，德瓦拉丹遇到了一个名叫维拉坦的怪物，阻挡了他的去路。德瓦拉丹再三请求怪物让路，它却寸步不让。随即爆发了一场激战，德瓦拉丹终于杀死了挡路怪物。抵达渔村后，德瓦拉丹试图说服阿莱阳答应国王与萨蒂亚瓦蒂的婚事，但阿莱阳在条件上丝毫不肯让步。德瓦拉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立下了独身誓言，以确保萨蒂亚瓦蒂的儿子将成为王位的唯一继承人。众神听到德瓦拉丹愿意为父亲而牺牲自己的幸福的坚决誓言后，纷纷向他撒下鲜花赞美他，天乐奏响。渔家女萨蒂亚瓦蒂和国王尚塔努有情人终成眷属。

卡达卡利舞剧在行当和技能要求上，和华族戏曲、日本歌舞伎或印尼的爪哇古典戏剧有很多相似之处。卡达卡利里的男性角色的要求是力量

的表现，叫坦大瓦（Tāṇḍava），动作要充满动感、力量和阳刚之气，常用于刻画英雄、神灵或魔鬼角色，如毗摩（Bhima）、《罗摩衍那》里的十头魔王、猴将军哈努曼等等。女性角色是兰喜雅（Lāsya），动作要求优雅、柔和、轻盈、流畅，例如《罗摩衍那》里的习妲悉多、《摩诃婆罗多》的黑公主（Draupadi，或翻译为阮帕蒂）。在卡达卡利舞剧中，尽管所有角色都由男性艺术家扮演，女性角色仍然被演绎得惟妙惟肖。

那天，我到巴斯卡艺术学院采访毕如时，他正在主持《达克夏祭典》（*Dakshayagam*）的排练。只见他目不转睛地盯住演奏员和演员，以手势和眼神给他们种种提示。排练场上，乐队一字排开在后面，现任院长、艺术总监米娜絮（Meenakshy Bhaskar，巴斯卡的女儿）和舞蹈员全神贯注在一侧看毕如如何指导演员。

《达克夏祭典》讲述了一个关于印度教神祇之间冲突、骄傲、爱与宽恕的故事。这个神话围绕着梵天的儿子达克夏、达克夏的女儿萨蒂以及萨蒂的丈夫西瓦（印度教主神之一）三位主要人物展开。舞剧始于达克夏夫妇在亚穆纳河发现并收养了美丽的婴儿萨蒂。萨蒂长大后爱上了西瓦，并通过苦修最终与他结为夫妻。然而，婚后西瓦不告而别，带着妻子萨蒂前往喜马拉雅山，



渔家女和国王有情人终成眷属



达克夏得知女婿和女儿不告而别勃然大怒



西瓦盛怒之下派遣韦拉巴德等摧毁祭典，砍掉达克夏的头

这让达克夏感到被冒犯。达克夏认为西瓦鲁莽且冷漠，刹那间怒火冲天。

为了报复西瓦，达克夏决定举行一场盛大祭祀仪式，故意不邀请女儿和女婿。但圣人那罗达将信息告知萨蒂，尽管西瓦苦口婆心，劝萨蒂不要去参加祭祀仪式，可是她依然执意前往。结果正如西瓦所预言，她在祭典上被当众羞辱。得知此事，西瓦为了替妻子出一口气，派遣韦拉巴德拉与巴德拉卡莉摧毁祭典，并砍掉达克夏的头。最终，在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梵天的祈求下，西瓦愿意以山羊头让达克夏复活，而达克夏也因此悔悟并请求宽恕。

这部剧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冲突以及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复杂博弈，这对演员与鼓乐队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他们需要通过表演和节奏的精准配合，展现卡达卡利独特的叙事方式。

尽管没有华丽的布景和精致的道具，演员凭借对面部肌肉的细腻控制与瞬间变化的眼神，就能生动地表达喜怒哀乐，让人沉浸其中。这种表现力，正是在一遍遍排练中淬炼出来的。

现场观看排练的观众，被演员与鼓手的精彩演绎深深打动，由衷地献上热烈的掌声。毕如露出满意的微笑，感谢大家的努力，并鼓励团队进一步细心配合，做到鼓乐与表演融为一体，配合得天衣无缝。

感恩与奉献

2001年，24岁的毕如接受巴斯卡院长的邀请，来到新加坡开办为期六个月的卡达卡利培训班。一见面，巴斯卡院长便对毕如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他能编排一部以淡米尔语演出的卡达卡利。毕如听后有点犹豫。院长看出了他的迟疑，便向他解释道，新加坡的印族同胞中说马拉雅拉姆语的只有不到8%，说淡米尔语的却接近40%，做这样的大胆尝试，也许能扩大观众群。毕如听后说：“我觉得很有道理，就大胆尝试改变演出语言。”于是，他编排并主演了取材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引人入胜的片段《怒斩吃人女妖》（*Thadakavadham*）。这部淡米尔语的《罗摩衍那》，2002年在戏剧中心连演三天。这一招果然有效，演出语言的改变，获得了印族同胞观众的积极支持。“后来我才知道，新加坡敦煌剧坊演过英语粤剧《白蛇传》和《清宫遗恨》、英语黄梅戏有戏曲学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及拉萨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以后有机会，一定前往观摩。”

淡米尔语的卡达卡利取得成功后，巴斯卡院长正式邀请毕如加盟他的学院。很快，他又给毕如出难题：“下一步，我们尝试用梵语演卡达卡利。”毕如有点不解。院长又有话说：“梵语，

是古典语言。主要用于宗教和学术领域，有其文化和历史意义。我请了印度顶尖的梵语戏剧导演之一斯里卡瓦兰到新加坡排戏，机会难得呀！”经过团体的一番奋斗，年轻的毕如挑起重担，主演了以诞生于四世纪的古印度诗人的作品改编的梵语戏剧《国王与仙女》，在磨练中技艺更为精进。

此后，巴斯卡艺术学院也创造了毕如和著名马来诗人巴利（Bahri Rajib）博士合作的机会，毕如编导兼主演了马来语卡达卡利《桑尼拉乌他玛》

（*Sang Nila Utama*）。黄子明博士为演出翻译字幕，又吸引了一些新观众。毕如说，创院院长仙逝后，接任的巴斯卡夫人常说：“永远不应该为了他人而放弃自己的梦想。立志做事，带着毅力、耐心和奉献精神，不断为之努力，最终会成功。现任院长米娜继承父母遗志，推动婆罗多舞蹈和卡达卡利齐头并进，保护印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毕如而言，卡达卡利不只是他的艺术，更是他的生命。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毕如不但坚守传统，也不断探索如何将古老艺术与当代观众拉近。他的努力让一种原本遥远的印度传统艺术，在新加坡扎根、开花、结果。“我感恩新加坡，这个充满活力的文化环境，让不同民族艺术得以共生共荣。我也感谢巴斯卡夫人，让我明白作为艺术家要为自己的根与价值感到骄傲。”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Kathakali: A Kerala Treasure Thrives in Singapore

In the southwestern Indian state of Kerala, where Malayalam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a unique style of narrative dance drama called Kathakali thrives. This complex performing art, noted for its elaborate costumes, vibrant makeup, and stylised movements, discovered an unexpected second home more than 7,000 kilometres away in Singapore. How did this "wonder" occur? The solution comes from a 27-year-old artist from Kerala known as K.P. Bhaskar.

In 1952, while travelling to Australia, Bhaskar made a stopover in Singapore. A chain of coincidences led him to remain here, especially after he encountered fellow Malayalam speakers working at the Sembawang Naval Base. The performing arts often offer a shared framework for recalling cultural experiences,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how ethnic communities preserve their identities. In his newly embraced nation, Bhaskar quickly gathered his fellow countrymen. Together, they set up Kathakali training classes and formed performance troupes. It was a challenging pioneering endeavour, planting the seeds of hope in foreign ground.

For over six decades, Kathakali has blossomed into a renowned cultural icon within Singapore's dynamic multicultural performing arts scene. After 2002, Bhaskar's Arts Academy, founded by Bhaskar, created its own dedicated Kathakali troupe. This ensemble consisted of professional performers and musicians from both local and overseas communities, highlighting the art form's expanding presence in Singapore.

In addition to reciting traditional Malayalam verses from the great epics like the Ramayana and Mahabharata, the troupe boldly ventured into new linguistic realms by producing works in Tamil, Malay, and Mandarin. These productions utilised folktales from various cultures, enhancing Singapore's cross-cultural theatre scene. Notable examples include "Spider Web Cave" (2006), inspired by China's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King Lear" (2009), derived from Shakespeare's classic tragedy. These modifications gave Kathakali a distinct Singaporean essence, demonstrating its flexibility and global attraction.

Leading the Academy's Kathakali initiatives today is Kalamandalam Biju, a distinguished artist and key figure. The recent festival, for instance, began with a "Kathakali Performance and Lecture" – a dialogue session that brought together Kathakali masters and members of the Singapore arts community. This rare exchange of ideas connected conven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 with contemporary artistic approaches, creating enthusiasm among enthusiasts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theatre. The lively session was well-attended and was extremely beneficial for non-experts wanting to understand 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the art form. Notably, the event drew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non-Indian theatre enthusiasts, emphasising Kathakali's expanding popularity outside its cultural roots and showcasing the Academy's enduring commitment to cultural outreach and education.

This year's festival featured two performances: *Satyavathi Parinayam* ("The Marriage of the Beautiful Maiden") and *Daksha Yagam* ("The Sacrifice of Daksha"). Both are esteemed for their captivating narratives, firmly anchored in ancient Indian epics and mythology. Biju explained their selection: "These two pieces were chosen not only for being famous classics, but also because their casts are comparatively small, which makes them ideal for training and outreach." He emphasised that involving local performers in these productions gives them considerabl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contributing to a broader initiative to ensure the art form continues to thrive in Singapore.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the Academy, Biju was seen thoroughly involved in a rehearsal. His eyes sharply observed every movement of the actors and musicians. Through a mix of vivid looks and precise hand gestures, he provided subtle direction – a reflection of the silent yet impactful language of Kathakali itself. Biju shared his contentment: "We selected as many Singaporean students as we could to present these stories, giving additional practices is necessary. I am particularly happy that there is also a 13-year-old boy named Shabarish who has joined the team this time. I believe that such opportunities will act as a motivation for other teenagers to engage in the art form."

With more than sixty years of history promoting Indian classical arts in the region, Bhaskar's Arts Academy remains essential in enhancing Singapore's multicultural artistic environment. It's not merely preserving tradition; it's transforming it for modern audiences. In nearly seventy years, the preservation, continu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Kathakali in Singapore strongly reflect the local Indian community's affirm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raditional art form. As Singaporean Kathakali has been preserved, maintained and celebrated throughout history, featuring stability, identity and sustainability factors that ensure its future legacy is acknowledged and embraced by the community. Under Biju's leadership, Bhaskar's Arts Academy continues to be the torchbearer, moving forward with this remarkable legacy.

19世纪中叶檳城 福建人家塚的兴建 李成茂园



文图 · 陈煜

海

峡三州府曾开辟大量华人坟场。在新加坡不仅有政府设立的武吉布朗华人坟场，也有地缘与血缘团体开辟的社群专属墓园，以福建社群而言，有地缘团体福建会馆开辟的恒山亭，地缘兼血缘团体福建九龙堂开辟的林氏九龙山，王氏慈善（开闽公司）开辟的姓王山等。较不为人知的是豪门望族的家塚，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加上家族离散变迁，缺乏内部与外部力量的保护，家塚大多难以留存。

笔者在檳城田野考察时，关注到峇都眼东福建公塚中的百年适成亭，进而展开对其最为重要的创办人李丕耀（Lee Phee Yeow, c. 1840-1900）的研究，发现其家族设有家塚——李成茂园。

1997年，檳城地方学者张少宽在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的支持下，出版《檳榔嶼福建公塚暨家塚碑铭集》。这本书收录他多年来调查记录的福建人塚地墓碑信息，包括李成茂园。在金墩李氏家塚中有两座标注溢号的墓，张少宽推断“量才李府君”为李丕耀，“誉德李府君”为李丕渊，由此写下其四代家谱。2024年3月笔者在浮罗池滑公塚一处丛林中寻获李心钗与李誉德两座大墓，注意到李誉德墓碑记录其长女为李宫韵，联想到谢琦意夫人为李宫韵，进而咨询拿督斯里林苍吉，获知其外祖母李宫韵的父亲是李丕耀，从而断定誉德为丕耀的溢号，澄清这位对于檳城华社贡献良多的闽籍先贤的安息之地。

李丕耀墓的发现以及李成茂园的重新确认，对于研究马来亚华人历史有着重要意义。李成茂园是目前罕见的建于19世纪中期的闽籍海峡华人家塚，李丕耀在峇都眼东福建公塚的开辟与

浮罗池滑福建公塚的重修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其家塚与墓碑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其家族对于福建公塚建设的贡献，以及马来亚华人墓葬文化的传承与演变。本文将从李成茂园布局，李心钗与李丕耀两座大墓的规制与碑文，论证李成茂园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家塚保护活化的意义。

李成茂园的家塚兴建

李成茂园如今是浮罗池滑福建公塚的一部分，是白云山脚一处林木茂密的山包，坐落在白云山路（Jalan Mount Erskine）通往丰盛园的左侧，入口的马路对面是印度庙Sri Aathi



李成茂园入口残破的塚亭

Muneeswarar Temple。根据槟城地方学者陈剑虹的研究，李成茂是李心钐创办的商号的名称，李心钐1848年7月起投资蔗糖业而成为糖业钜子。李成茂园由于长期缺乏维护，林木丛生，塚地内混有不少非家族成员的墓，但整体仍保留较为完整的原初格局。

李心钐墓是李成茂园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墓，墓碑刻“大清咸丰丙辰年花月谷旦”，即1856年农历二月，推测这是他的安葬之年，也是金墩李氏家塚开辟之年。值得关注的是，1856年也是福建社群在浮罗池滑开辟公塚之际，李心钐长子丕显与次子丕承分别捐银贰佰元，位列第一与第二大捐款人。金墩李氏以李成茂为名购置大片山地建设家塚，有可能是意识到公塚发展的问题，有必要为家族成员预备安息之地，进而以举族之力兴建家塚。

李成茂园入口处平坦开敞，设有塚亭，山体一侧设有道路直通坡顶，李心钐与李丕耀墓均在道路右侧山坡之上。塚亭包含三栋单层建筑，以凹字型围合形成庭院。前面两栋建筑较为高大，后面一栋与之垂直布置的较为低矮，建筑入口均设在庭院内。笔者考察时获知，前面两栋建筑中的一栋曾设有牌位，为李家祭拜之地，另一栋为停棺之处。后方低矮的建筑是食堂，设有厨房、浴室、厕所等。从外观上看，前面两栋建筑的上

部仍可见旧貌，为双坡带气窗的屋顶，山墙设有木格栅板，其中一处镶嵌苍鹰木雕，内部可见残留的木构屋架以及雕花格栅，承重结构为砖造方形柱，顶部装饰线脚。

李成茂园的塚亭如今残破不堪，已封闭无法进入，所幸张少宽对塚亭的碑记与文物有所记录，将这三栋建筑分别称为“静室”“储藏间”与“食堂”。根据他的记录，食堂柱子上镶嵌有中英文的“李成茂碑记”，碑文为“盖此亭是敝号创建，自造以为后来清明时节祭扫先人坟茔驻足之所，恐外人混杂乱处面阻不便，合应奉布，咸丰六年葭月立”（标点为笔者添加）。此碑现在被增设的隔墙所遮盖，仅能看到部分碑文。碑记内容显示这座塚亭落成于1856年农历11月，即李心钐安葬9个月后，其子嗣以李成茂号为名兴建塚亭，方便家族在清明期间的集体祭拜。

七层台地的李心钐墓

金墩李氏将李心钐与夫人的墓设在高坡之上，这是笔者目前所见槟城规格最高的华人墓葬。尽管墓地为野生植物所覆盖，从现场观测来看，这座大墓格局开阔，沿着山坡设有七层台地，每层平台的深度不一，设有梯级相连，最底一层为半月型风水池。在山坡上修建墓地需要确



李成茂园塚亭围合的庭院



李心钐夫妇墓的台地梯级

保护坡稳固，场地排水通畅，这座大墓历经169年完好无损，显示出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

李心钊夫妻的墓是并穴合葬墓，墓主各立有墓碑，墓肩相连，共享墓埕。虽然坟墓没有华丽的雕刻，但宽阔的明堂以及高达1.3米的青石墓碑依然彰显墓主的身份地位。李心钊的墓建于1856年，墓碑上部雕刻祖籍地“金墩”二字，中间题名为“显考讳心钊李府君之墓”，左侧为安葬的年月，右侧为当时在世的六个儿子（丕显、丕承、丕达、丕耀、丕焮、丕渊）以及出嗣子丕铨，孝孙退龄，孝女柔桂、柔白、柔燕、柔容，女孙生女、爰兰、淑德。

李心钊夫人的墓碑沿用相同格式，但敬语用词与雕刻字迹略有不同。该碑立于“光绪十年甲申仲夏月谷旦”，即1884年农历五月，中间题名为“皇清显妣谥贞坤李门吴氏莹”。值得关注的是她当时在世的子孙包括，孝男丕耀、丕焮、丕渊，孝女柔桂、柔燕、柔容，以顺时为首的21位男孙与9位曾孙。可以看出，长子丕显、次子丕承、三子丕达、次女柔白已经在母亲之前过世，顺时取代退龄成为男孙之首。

吴贞坤墓碑显示，1884年金墩李氏家族人丁兴旺，也正是李丕耀领导创设峇都眼东福建公塚的年份。作为金墩李氏在世三子中最年长的李丕耀，极有可能主持母亲的葬礼，采用与父亲

墓碑不同的题名作法，在母亲墓碑上冠以“皇清”二字，并能以谥号“贞坤”尊称母亲。

李丕耀盛年设立生圻

李丕耀墓距离李心钊墓不远，在李成茂园内道路尽端的附近，地势较为平坦，墓地开敞宽阔。与其父母墓相同的是，李丕耀夫妇的墓也是并穴合葬墓，但在墓地型制上大不相同。李丕耀与夫人的墓碑是同时安放的，格式与内容均相同。墓碑上部左右两侧雕刻“金墩”二字，中间题名分别是“皇清显考谥誉德李府君佳城”与“皇清显妣庄淑李门黄孺人域”，左侧立碑日期为“光绪戊寅年季春三月谷立”，即1878年农历三月。右侧子女名录为五子五女，儿子为鼎峙、鼎台、鼎尚、鼎勲、鼎铭，女儿为宫韵、宫商、宫角、宫徵、宫羽。值得关注的是，1878年李丕耀已在墓碑上冠以“皇清”，并能够使用谥号“誉德”，但其夫人没有谥号。此外，李丕耀五女的名字采用中国古代五声音节——宫、商、角、徵、羽，显示其有相当的中华文化素养。

李丕耀于1900年6月11日在檳城去世，报道称其享年60岁，推测出生于1840年左右。也就是说，在38岁盛年之际，李丕耀为自己与夫人设立生圻，采用与父母墓地大不相同的做法，夫妻二人各有独立的墓碑、墓穴与拜埕，墓碑与墓龟

较小，前设供台，墓围高耸，墓碑前为方形拜埕，前方以弧形台阶围合略微下沉的下埕。两位墓主共用宽阔的外埕，外埕围栏面对墓碑处开设入口，各由两对水泥塑狮子守护，外埕前方开辟两端为半圆的长条形风水池，池的一侧设有方形下沉平台。

1856年李成茂园开辟之后得到良好的维护与发展。张少宽记录塚亭外有小溪，开凿有一口井，并建有水池，池壁镶嵌石碑记录：“丁丑年李成茂自造英壹仟八百七十七年”，也就是说，1877年李成茂园进行相当大的工程。1860



李心钊墓碑



李心钊夫人吴贞坤墓碑

年代李丕显、李丕承、李丕达相继去世安葬，1877年李量才（推测为李丕渊）与谢纯璧的生圻建成，1878年李丕耀与黄庄淑的生圻建成。笔者推测，两座较为高大的塚亭亦建于这一期间，完善了金墩李氏的家族祭拜空间。根据张少宽的记录，1888年李丕煊与柯西娇的生圻建成，至此，李丕耀兄弟六人均在李成茂园建成安息之地。

结语

根据百年适成亭《李丕耀颂德碑记》中记载，李丕耀为晋江金墩李氏在槟城的第四代。马来西亚历史学者黄裕端称李丕耀接受华文教育，1860年代末与弟弟李丕煊创立的崇茂号曾是槟城最大的船务公司，崇茂号于1893年宣告破产。需要指出的是，李成茂为李心钐创立的，成为金墩李氏的族产，崇茂号则是由李丕耀主掌的，主要董事为金墩李氏族人的公司。笔者推测，1870年代李丕耀已成为家族掌门人，在家塚建设中累积相当丰富的经验，1880年代能够领导福建公塚的开辟与重修。

李成茂园李心钐夫人吴贞坤墓碑的发现，进一步确认了金墩李氏家族对于福建公塚建设的贡献。1884年开辟峇都眼东公塚时，李丕耀带领崇茂号捐银高达2万元，并以7525.17元的价格出让五仑土地作为塚地，其子侄孙多达31人，以个人名义分别捐银，金额分别为59元和58元，1892年崇茂号再为峇都眼东公塚捐银3170元。1890年浮罗池滑公塚重修时，李丕耀个人捐银1521元，仅次于居首位的杨清德的1530元，李丕煊与丕渊分别捐银200元，21位子侄亦分别捐银60元，1892年李丕耀与丕煊分别再捐银300元和125元，1893年初李丕耀为浮罗池滑公塚竖立纪念柱。



李丕耀夫妇墓



李丕耀（誉德）墓碑



李丕耀夫人黄庄淑墓碑

近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推动华人坟场的保护与活化，槟城联合福建公塚也于2025年3月29日在峇都眼东公塚设立纪念与遗产公园，推动公众对于华族文化与墓葬的认知，公园化成为华人坟场活化的趋势。李成茂园这座19世纪中期兴建的海峡华人家塚，不仅保留罕见的高规格墓葬与较为完整的塚亭附属设施，且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便利的交通，有着公园化的先天优势，若加以妥善清理整修，将会是一处极佳的墓园文化场所。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从剧场史料 看本土华语戏剧



文图 · 许崇正

最近有机构组织学者研讨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课题，内容涉及新加坡艺术剧场（以下简称“剧场”），遂与剧场进行了沟通核实。让人遗憾的是，学者的相关文章未能触及剧场的实质。这让笔者联想起，曾经有学者为了出版新加坡华语剧场发展的相关书籍，也向剧场提呈了所写的关于剧场的“历史”，其中提到剧场是“左翼的艺术团体”。我们回复，希望能提供资料的来源和支持该观点的论据。结果得到的回答是：“那书中就不提艺术剧场的英文名称，也不提左翼/右翼的说法”。这样不严谨的学术态度，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有关剧场的发展脉络，如果学者有心去发掘和研究其史料，就可以知道剧场成立时的初心、理念和定位。对于“构建本土文化”这一议题，剧场前辈的观点是颇具前瞻性的，其相关内容都可以在剧场演出特刊中的“前言”“我们的话”或相关文章中找到。

笔者在剧场服务四十多年，见证了剧场和

语剧坛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以及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每个团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运作去解决问题以求生存。剧场在求生存的过程中，是根据剧场前辈们的初心和理念去运作和发展业务的。因此，剧场的主创人员，在坚持“以剧为本”，努力拓展和发掘观众群的前提下，在弘扬华族文化的同时，也支持和认同建设本国的文化，鼓励本地创作。以下就以剧场的部分史料为依据，谈谈剧场在本土文化建设和华语戏剧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构建本土文化任重道远

早在1956年，剧场便倡议由华、巫、印三大民族共同创造“马来亚的新文化”，并呼吁三大民族的艺术团体尽快联合领导，商定设立一文化节日。

今天，正当争取新加坡自治独立的时候，必须先行通过了华巫印三大民族文化交流，从而创造出马来亚的新文化。我们衷诚地呼吁，希望

能在最短期内，由新加坡华巫印三大民族的艺术团体联合领导，商定一文化节日……这不但加强了民族间友谊团结，更可表现新加坡人民争取自治独立决心的愿望。（摘自：新加坡艺术剧场1956年7月公演《上海屋檐下》特刊“主席的话”）

1960年，剧场开始投入本地剧创作，呈献了三出短剧：《正人君子》《圣诞财神》和《风雨牛车水》，并通过义演为国家剧场筹募基金，共同支持建设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演出场地。遗憾的是，国家剧场这座地标建筑被拆除，原因至今未明。

这回的公演使我们有机会为国家剧场筹募基金，稍尽绵薄之力，增加了演出的意义。国家剧场的建立，充分地表现了民族各阶层的团结和忠诚。今后，它将帮助各民族原有的文娛活动得到提高与发展、从而建立文化交流，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这是多年来我们的最大希望。我们相信在大家热烈支持之下，国家剧场将会早日的落成。（摘自：新加坡艺术剧场1960年3月公演《公演本地创作剧本》特刊“前言”）

从以上1956和1960年的文献摘录可以得知，剧场很早就意识到团结其他种族、进行文化交流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剧场也积极创作本地剧，并通过实际行动给予大力支持。例如，70年代期间，剧场创作了多部贴合当时社会现实的本地剧，如《第二次奔》《阿添叔》《睹》《燕飞翔》《长袖善舞》《谁是自己人》和《不在糊涂》等。

为什么在65年后的今天，仍有学者提出“如何构建新加坡文化”这一议题？可见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更不是靠文字游戏、拼图游戏或穿着纱笼跳华族舞蹈就可以实现的。作为新加坡文化的一个下位概念，“新华文化”乃至“新华戏剧”，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正如剧场前辈所提议的：应该集思广益地和各族群联合领导，深入探讨如何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入文艺创作中。关于这点，剧场在1957年和1962年的演出特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看法。

今天，我们再度强调呼吁文教界剧作家，最好把有关当地各民族团结合作重要性，指出正确方向，编成剧本，让我们通过戏剧上的表

演，以加强大众普遍而深刻的认识。（摘自：新加坡艺术剧场1957年6月公演《巡案使》特刊“我们的话”）

务实的探索之路

进入80年代后，受大环境的影响，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对发展融入多民族元素的新加坡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例如，许多人已经不再从事剧本创作的工作；新生代对自身民族文化也开始失去兴趣，导致许多华语艺术团体先后被迫解散或更改剧团名字以求生存。剧场也不能幸免。

虽然我们不须改名字，也没被迫解散，但是观众人数大幅流失，造成活动资金严重不足，生存一度岌岌可危。得益于剧场先辈们的初心和理念，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才艰难生存下来。我们努力去发展观众群，甚至从发掘未来的成人观众（儿童）开始入手。我们践行着剧场前辈所说的“要有观众，剧场才能生存，毕竟剧场是个演出团体”这条务实之路。

艺术剧场是个以演戏为主要活动的团体，（总得要演戏）演戏总得需要剧本。每一次在考虑剧本的时候，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得那两点原则之外，我们通常就进一步考虑到我们想演的这个剧本，是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胜任的。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剧本，是不是本邦观众所能接受，是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因为我们的演出，甚至于我们本身的存在，完全是要依靠观众的。（摘自：新加坡艺术剧场1961年1月公演《林冲夜奔》特刊“我们的话”）



《林冲夜奔》剧照

90年代，剧场必须企业化，重新定位，重新洗牌。由于整个大环境和文化生态的改变，我们没有条件和能力来“探索”和“创新”，进行所谓实验性、前卫性和本土化的创作。这也是当时媒体记者所支持的，认为这才是拯救逐渐衰落的华语剧场的正确路径。和70年代一样，剧场并没有跟着某些“潮流”随风起舞。即使剧场遭到了边缘化，不被相关组织青睐，还有圈内人微言：“为什么剧场要演出儿童剧？为什么要商业化？”我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业务。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的生存靠的是观众。

我们从不随波逐流，其实也是本着剧场前辈的理念。剧场前辈刘仁心在1986年3月的《安梯》演出特刊指出：“如果话剧在小学、中学、初级学院、大专院府推动起来，观众一定会不理想”。因此，我们的新定位，就是儿童剧：让儿童和学生能从小学习和热爱华族文化。教育部推行的“文化随意门”计划，让我们得以顺利地将华语话剧介绍给各个学校。这一时期，剧场也幸运得到来自中国的专业编导、舞美和新移民的协助，才能逃过许多劫难而生存至今。

默默做一颗“螺丝钉”

最近喜见其他剧团开始演出华语儿童剧，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媒体以偏概全的报道，让人感觉有一叶障目之嫌。当然，剧场这老牌华语剧团，虽然得不到媒体的宣传，却自力更生、坚守阵地，走过了70个春秋，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2001年，剧场演出《精品之夜》后，有位媒体记者提议剧场往成人精品剧的方向走。笔者

当时回应道：“剧场没有活动经费，你可以支持我们吗？我如果有100元，我会买100张普通的凳子，而不是一张精致的椅子，你同意吗？”庆幸我们当时没有接受记者的建议。记者可以继续按照她的理念采写，不须负任何责任，而我们不能，我们还得继续为我们的生存操心。

中国相声艺术家郭德纲最近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好演员，台上要是个艺术家，台下要是个企业家，两者缺一不可。什么叫艺术？艺跟术，是两回事儿。艺是演员的能力，术是把你的能力卖出去，才能成为艺术。有艺无术不行，有术无艺也不可。所以艺术家跟企业家是一回事儿。”

剧场的前辈和戏剧工作者在1955年剧场的演出《日出》特刊里说：

客观形势及戏剧运动都已经发展到不容许等待、再拖延的阶段了。我们才冒昧地挑担起这力不胜任的职责来。我们组成了这新加坡艺术剧场。新加坡艺术剧场不是我们这三十个人的，这些人或许将被淘汰，但是这个团体将必须永远存在，在这个国家里，在每一个时代，完成必须完成的使命。

艺术剧场是在所有的业余戏剧团体，解散后的七年（1955年）成立，它的成立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对它的寄望，不应太大，但也不应当妄自菲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最少在纯话剧这一岗位上，艺术剧场同人会有尽他“螺丝钉”的任务的。（摘自：新加坡艺术剧场1955年11月公演《日出》特刊——成立后的第一出戏）

建构新加坡文化及新加坡华族文化任重道远，是一项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巨大工程。在梳理、研究和建构的过程中，将视野拓宽，正视历史，消除偏见，看清实质，才是我们这代人应该秉持的态度。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虚心地总结前人走过的路，以一种敬畏之心去经营戏剧艺术、以一种豁达的胸怀去融汇异族文化、以一种沉稳的步伐来接近目标，相信这项伟大的工程终将会迎来竣工的时日！

题图说明：《风雨牛车水》剧照

（作者为新加坡艺术剧场首席执行官总裁）



《日出》剧照

比达达利

从昔日宗教墓地绽放异彩的“仙女”



文图 · 李国樑

位

于实龙岗路上段的比达达利（Bidadari），占地约相当于大巴窑的五分之一，兴建超过一万个组屋单位与私人住宅。它是新加坡首个以“花园里的社区”理念打造的新镇，自然少不了连绵起伏、绿意盎然的景观。

不久前的比达达利仍是宗教墓园的代名词，自上世纪70年代停止下葬后，大自然“接管”这片土地。草木蔓生间，这里成为附近居民晨运的好去处，也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踏足其间。

本世纪初，政府将建在坟场上的新镇规划为

四大区域：阿卡夫（Alkaff，昔日基督教坟场）、兀里（Woodleigh，昔日回教坟场）、巴特礼（Bartley Heights，昔日兴都教坟场）与碧黛丽园（Park Edge，昔日锡克教坟场），整个新镇预计将在2025年底全面竣工。

比达达利地底隐藏着新加坡首个地下蓄水池，容量相当于三个奥林匹克标准泳池，可为约八成住户提供洁净水，体现出城市发展与基础设施的理想结合。

阿卡夫湖排水观景两相宜

比达达利公园是新镇的核心，坐落于昔日的锡克与兴都教坟场上，设计灵感源自英国作家米恩（A. A. Milne）笔下的经典童话《小熊维尼》。维尼与伙伴们在“百亩森林”中探险、游戏，传递友谊、乐观与团结的精神。这种童趣与温暖的氛围，巧妙地融入公园的构想中。

荒废的比达达利曾经是候鸟的重要中转站。如今，公园内的“猛禽窝”（Raptor Nest Platform），成为许多鸟类（包括候鸟）过境栖息、筑巢之地，延续自然与城市的共生关系。

园内的“现代”阿卡夫湖（Alkaff Lake），名字源自消失已久的同名湖泊。近年来暴雨频繁，低洼地区重现消失多年的淹水现象。新的阿卡夫湖不仅供公众漫步赏景，亦具备调节排水功能。暴雨时附近半个组屋区的地面水汇入湖中，



20世纪初的比达达利坟场（图源：明信片）



林文庆医生与夫人的墓碑



翡珑山骨灰安置所拆除前，一群文史爱好者前往参观留影



四德女中的校址坐落在消失的阿卡夫湖一带



海星中学的成立与公教中学有一段渊源



柔佛警察的宿舍设计融入尼泊尔山区的元素

再排入加冷河，最终流向滨海蓄水池。

原阿卡夫湖位于现址以外约半公里处，曾是新加坡首座“日本花园”，园中设有日式桥梁、茶室与船屋。新马合并期间，此地段被改建为信立（Sennett）住宅区与学校用地，四德女中和已走入历史的实惠中学皆坐落于此，承载着几代人的求学记忆。

比达达利皇宫

19世纪中叶的地图记载，比达达利一带称为“老虎山”（Tiger Hill），形容山林中有虎踪出没。至于“Bidadari”一词，马来语意指“仙女”，据说是一位英国商人以此为他的府邸命名。

1860年代，天猛公阿布巴卡（Temenggong Abu Bakar）从英国商人手中购得此地，并为其第二任妻子朱白妲（Zubaidah binti Abdullah，原名Cecilia Catharina Lange）兴建比达达利皇宫（Istana Bidadari）作为住所。“比达达利”后来也成为王妃的昵称，用以形容她温婉优雅、知书达理的气质。

朱白妲拥有丹麦父亲与华人母亲的血统，自幼在峇厘岛、新加坡、印度、英国、法国等地生活，回到新加坡后就读于教会学校。20岁那年，她皈依伊斯兰教，随即与天猛公成婚。

朱白妲在比达达利育有一对子女：女儿马莉安（Mariam）日后成为彭亨苏丹后，儿子易布拉

欣（Ibrahim）则继承父位，登基为柔佛苏丹。

1885年，阿布巴卡受封为柔佛苏丹后，举家迁入柔佛新建的苏丹皇宫居住。比达达利皇宫从此荒废。

比达达利纪念园

进入上个世纪初，殖民地政府将比达达利改建为基督教坟场，日后陆续增设其他宗教的墓葬区。

本世纪初，随着迁坟工程展开，原比达达利坟场的大门及20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墓碑被迁移至翡珑山的比达达利纪念园。这些墓碑的主人包括新加坡自治年间逝世的劳工部长易卜拉欣（Ahmad bin Ibrahim）、设计莱佛士酒店的英国建筑师Regent Alfred John Bidwell、本地华人西医林文庆与夫人殷碧霞、第一位获得英女皇奖学金的宋旺相，以及李光耀从剑桥回国后所加入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John Laycock等人。

翡珑山火化场与骨灰安置所

翡珑山位于比达达利坟场的东侧，曾是翡珑山火化场与骨灰安置所，绿瓦顶的灵塔一度成为这里的地标。翡珑山火化场自新加坡自治邦年代便开始运作，是本地首个公共火化设施。

当时土葬仍为主流，然而随着人口增长，生与死的空间必须重新规划。1970年代，政府立



比达达利地形图
(根据2025年谷歌地图绘制)

1. 阳伯台 Youngberg Terrace
2. 消失的阳伯医院
Youngberg Memorial Hospital
3. 斯坦福美国国际学校
Stamfor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4. 消失的实廉工艺中学
Upper Serangoon Secondary School
5. 消失的阿卡夫湖 Alkaff Lake
6. 四德女中
Cedar Girls Secondary School
7. 消失的实惠中学
Willow Avenue Secondary School
8. 消失的桑尼拉乌他玛中学
Sang Nila Utama Secondary School
9. 消失的实明工艺中学
Upper Aljunied Technical School
10. 比达达利纪念馆
Bidadari Memorial Garden
11. 消失的翡珑山火化场
Mount Vernon Columbarium
12. 翡珑山营房 Mount Vernon Camp
13. 巴特礼中学
Bartley Secondary School
14. 消失的义林南小学
Elling North School
15. 消失的义林北小学
Elling South School
16. 海星中学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17. 比达达利公园 Bidadari Park
18. 阿卡夫湖 Alkaff Lake
19. 消失的比达达利坟场 (20世纪初)
Bidadari Cemetery early 20th century

法禁止土葬，翡珑山火化场以煤气取代木柴进行火化，并扩建骨灰安置所，设立殡仪馆，进一步改进丧葬服务。

火化场于2004年关闭，骨灰安置所也于2018年停止运作，为新镇的发展腾出空间。部分原址正在兴建多层综合殡仪馆大楼，取代昔日的翡珑山殡仪设施。

尽管殡仪馆邻近住宅区，但由于屋主在购买房子前已了解整体规划，因此并未感到不安或提出异议，可见有效的沟通可以为现代都市生死空间的使用带来新的诠释。

与昔日坟场为邻的学校

比达达利新镇一带曾是教育资源的汇聚地，现今仍有六所学校分布其中，包括政府创办的四德女子中学 (Cedar Girls Secondary School)、四德小学 (Cedar Primary School)、巴特礼中学 (Bartley Secondary School)、天主教会设立的海星中学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及其附小，以及由私人机构营运的斯坦福美国国际学校 (Stamfor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至于走入历史的校园，包括实廉工艺中学 (Upper Serangoon Secondary School)、实理中学 (Mount Vernon Secondary School)、实明工艺中学 (Upper Aljunied Technical

School)、实惠中学 (Willow Avenue Secondary School)、义林北小学 (Elling North School)、义林南小学 (Elling South School)，以及桑尼拉乌他玛中学 (Sang Nila Utama Secondary School)。桑尼拉乌他玛中学是这里唯一的马来与英文混合学校，如今新镇内的桑尼拉乌他玛路就在学校原址一带。

这些与坟场为邻的学校大多设立于1950年代，其中1952年成立的巴特礼中学可说是“老大哥”。四德女中开课后，原巴特礼中学的女生转入四德就读。随着教育政策的调整，巴特礼中学回归男女同校体制，四德女中转型为自主中学，与维多利亚中学及维多利亚初级学院联合开办直通车课程；海星中学则于1970年代末成为首批特选中学之一。

海星中学的创校背景与公教中学息息相关。1950年代末，报读公教中学的人数远超负荷，天主教会决定成立海星中学来满足需求。初期，海星中学没有固定校舍，只能借用其他学校上课。师生们在“流浪”中坚持十年，直到迁入翡珑山的新校舍，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环境。

年轻校友李嘉庆医生回忆那段青涩岁月：“最难忘的是每天早晨站在教室外，面向中央庭院，高唱国歌与校歌和聆听广播。中四的最后一天，我们依照传统，把长裤换回中一中二时所穿的短裤，然后像初入学时那般，稚气未脱地‘高喊’



1960年代的山尼拉乌他马中学是比达达利唯一的英文与马来文混合学校



阳伯医院原址旧貌，如今矗立着英雅苑公寓（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局）

校歌。训育主任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唱，直到不再嬉闹，而是带着平静与敬意完成最后一遍，才准我们回到课室。”

辜加警察团

在四德女中与巴特礼中学之间，矗立着辽阔的翡珑山营房（Mount Vernon Camp），那是约3000名辜加（Gurkha）警察及其家属的居所。辜加警察团的成员源自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麓的辜加镇，以坚韧、忠诚、无畏著称。他们是新加坡警队的一员，在反恐与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的力量。

百多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尼泊尔爆发战争，几场关键战役都被辜加军队顽强阻击。英军深受辜加兵的战斗精神所折服，招募他们为雇佣兵。从那时起，辜加兵便成为英军特种部队的一员，也因此踏足新加坡。

二战后，殖民地政府为应对紧张局势，组建辜加警察部队协助维安工作。辜加警察最先参与镇压“玛丽亚事件”（Maria Hertogh Riots）引发的全岛暴动，此后被派到前线应对马共游击队，打击私会党，处理福利巴士工潮，以及关闭中学联所引发的华中学潮，平息华巫种族冲突，追捕持枪绑匪等。近年来，他们也在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美朝“特金会”及年度香格里拉对话等场合负责安保任务。

关于新马合并时期的华巫种族冲突，建国总

理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中特别强调辜加警察的价值：“当我回到欧思礼路，看见已有辜加警察派驻站岗。与其让华人警察枪杀马来人或马来警察射杀华人引起激烈反响，辜加相对中立，再者他们也以守纪律和忠诚见称。”

新马合并期间，马印对抗加剧华巫两族间的敏感性。本地警察若采取行动，极可能被视为偏袒己方族群，从而激化族群矛盾，甚至引发对警察的个人攻击。辜加警察因无族群利益牵连，可以更冷静、公正地执行任务，成为当时动荡社会中一股稳定力量。

接待苏丹王子的阳伯医院

如今的英雅苑（Park Colonial）所在地，曾是阳伯医院（Youngberg Memorial Hospital）的院址，阳伯台（Youngberg Terrace）就是通往已消失医院的旧路。

阳伯医院之名是为了纪念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教士阳伯（G. B. Youngberg）在新加坡与北婆罗洲20多年的服务精神。二战期间，北婆罗洲沦陷于日军手中，阳伯选择留下来为原住民提供精神慰藉。他并没有得偿所愿，而是被软禁于古晋的集中营，负责照料病重战俘。在写给远在夏威夷的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天公不作美”（weather is bad, gardens poor），数月后因败血症离世。

安息日会早在20世纪初便于新加坡展开医疗传教工作，日据时期曾在新加坡河畔的货仓设立慈善诊所。二战结束后，安息日会正式创建阳伯医院，成为全球300多所由安息日会创办的医疗机构之一。

20世纪50至60年代是阳伯医院最辉煌时期，那个年代的本地社会普遍存在着外国月亮比较圆的观念，阳伯医院以其“美国医院”的名堂吸引本地与邻国社会名流前来就医。这些外国医生一面行医一面传道，足迹遍布多个乡村和外岛，主办产前指导、育婴课程与家庭计划讲座等。随着设备先进的私人医院陆续成立，阳伯医院的外国医生相继离开，由本地医护人员坚守最后一程，于上世纪末走入历史。

比达达利从坟场蜕变成现代花园中的新镇，谱写着新加坡城市发展的独特篇章。这片“仙女”守护的土地将人生的终点化作起点，为都市写下永恒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Eric Teo Choon Chew, Youngberg Memorial Adventist Hospital, <https://encyclopedia.adventist.org/article?id=CD3P> accessed 22 January 2025.
- [2] Judson Chhakhuak, Youngberg, Gustavus Benson, Sr. (1888-1944), SDA Encyclopedia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https://encyclopedia.adventist.org/article?id=AD3N&highlight=y> accessed 31 January 2025.
- [3] Kamaludeen Mohamed Nasir, Bryan S. Turner, The future of Singapore: population,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New York, 2014. ISBN 978-0-415-71594-2.
- [4]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Times Media Private Limited 2000, ISBN 9789812049841.
- [5] M. Renuka, Gurkhas,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www.nlb.gov.sg/main/article-detail?cmsuuid=981140fa-f5f7-428a-8787-93be0cd55d94> accessed 22 January 2025.
- [6] The First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in96_e/min96_e.htm accessed 27 January 2025.
- [7] 陈天明,《从百余人发展到千人 辜加警团执法五十年》,《联合早报》1999年5月9日。
- [8] 李凤婷,《此情可待成追忆——阳伯医院一段悠悠岁月》,《联合早报》1995年3月19日。

题图说明：

比达达利公园内的阿卡夫湖，背景为比达达利阿卡夫区的政府组屋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Bidadari: A “Fairy’s” Reawakening from a Former Religious Cemetery

Bidadari, located in Upper Serangoon,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ligious cemetery into a contemporary “community in a garden”. Occupying an area of about one-fifth the size of Toa Payoh, it includes more than 10,000 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units. The estate is expected to be entirely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2025.

Historically, Bidadari was associated with religious burial grounds. After burials ceased in the 1970s, it returned to nature and turned into a peaceful sanctuary for residents and birdwatchers. The area was divided into four key zones: Alkaff (previous Christian cemetery), Woodleigh (previous Muslim cemetery), Bartley Heights (previous Hindu cemetery), and Park Edge (previous Sikh cemetery).

Beneath the estate, there is an underground reservoir,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Singapore. It provides clean water to about 80% of its households, showcasing an impressive integration of urban growth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heart of the new town lies Bidadari Park, inspired by A.A. Milne's “Winnie the Pooh”. The park maintains its natural charm and a distinct historical scenery. A prominent feature is the new Alkaff Lake, named after a long-vanished Japanese-style park that was once located nearby. Besides providing scenic views, the lak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flood management, channelling rainwater to the Kallang River during heavy storms.

The park also features the Raptor Nest Platform, a sanctuary for migratory birds. It embraces the harmony between wildlife and city living.

Looking back at the 1860s, Temenggong Abu Bakar of Johor (who later became Sultan) acquired the land and built the Istana Bidadari for his second wife, Zubaidah binti Abdullah, a Danish-Chinese woman who converted to Islam. The word “Bidadari”, which translates to “fairy” in Malay, became a poetic title for the graceful consort. Ultimately, the palace became neglected after the royal family relocated to Johor in 1885.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ransformed the site into a multi-religious burial ground. In the early 2000s, a project for exhumation took place to make way for redevelopment. Tombstones, including those belonging to notable historical figures such as the former labour minister Ahmad Ibrahim, architect R.A.J. Bidwell (designer of Raffles Hotel) and early Chinese physician Dr Lim Boon Keng, were relocated to a Bidadari Memorial Garden at Mount Vernon.

Mount Vernon formerly housed Singapore's first public crematorium. It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era of self-governance and updated in the 1970s. A few years ago, the columbarium was removed to allow a multi-storey funeral complex that is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Bidadari has long been a flourishing centre for education adjacent to the cemeteries. At present, there are six schools left, including Cedar Girls' Secondary School and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Even though several schools, like Mount Vernon Secondary School and Sang Nila Utama Secondary School have shut down, their legacy persists in the form of local road names.

Mount Vernon Camp is nestled between Cedar Girls' Secondary School and Bartley Secondary School. It is home to 3,000 Gurkha police and their families. Gurkhas originate from Nepal and have been serving in Singapore since the colonial era. They are known for their resilience, loyalty and fearlessness. From suppressing riot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o ensuring protection at global events like the Trump-Kim meeting and the Shangri-La Dialogue, they continue to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upholding public safety. The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emphasised their neutral position during racial conflicts, noting their crucial role in preventing ethnic polarisation among local police forces during the merger with Malaysia.

The current location of Park Colonial was previously the site of Youngberg Memorial Hospital, a mission hospital established by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Named after missionary G.B. Youngberg, it served the community from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until the late 20th century. Its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spiritual support impacted both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especially when dedicated Western private hospital care was in demand.

Bidadari's transformation from sacred burial grounds to a vibrant contemporary housing estate tells a unique story of urban growth in Singapore. Protected by the essence of a “fairy”, Bidadari now embodies a harmonious fusion of memory, culture and nature, infusing the metropolis with everlasting vitality.

新加坡的草根岁月

何国坚镜头中的历史记忆



文·徐伏钢
图·何国坚

窗

外雨声淅沥，室内灯光温暖。何国坚坐在沙发上，白发整齐，神情平静，耳朵戴着助听器，却丝毫不妨碍他谈兴如潮。86岁的他，说起摄影如数家珍，语气带着不动声色的倔强。

“我一辈子都在厨房里忙——左手炒菜，右手拍照。”他笑着说，话音未落，已从一只橘黄色的AGFA相纸袋中抽出一叠旧照片，一张张铺开在茶几上。那些泛黄的画面，如散落的记忆书页，静静躺在那里。墙上挂着他荣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博学会员的证书，周围是奖状、合照、展览剪报与多年的代表作，彩色的、黑白的，像一条悄然流淌的光影年表。

他指着一幅画面说：“这个场景，我等了半天，就为了让那个人正好走进画面。”语气像在说一道菜的火候，是耐心，也是运气。

镜头里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甘榜，码头，街头小贩，归家的背影。他并非猎影之人，只是在岁月里安静地按下快门。照片中无刻意构图，无摆拍修饰，却有一种深沉的真实与诗意。

“这些，就是那个时代的样子。”他说。光影未语，却胜千言。我们也因这些照片，得以穿越时光，那些旧日时光，就这样悄悄从照片里走了出来。

椰树光下的早晨

1960年代的樟宜甘榜，时间定格在一个静谧的清晨。地点是如今新加坡博览中心的前身——当年的樟宜十条石马打依干地带。那时，城市尚未崛起，高楼未及云天，这一带多是椰树



水喉边洗衣的女人

林与棕榈树的世界，稀稀落落的几户华人住家错落于林木之间。

画面中，两位妇女正蹲在公共铸铁水喉边洗衣，清晨的阳光穿透浓密的椰叶，洒下斑斓而神圣的光芒，何国坚和他那一代的摄影人将之称为“椰树光”。这光，不张扬、不炽烈，却足以唤醒沉睡的大地，也照亮生活最朴实的角落。

当年，村中人家尚未通水，用水皆靠步行到这样的公共水喉处提回家。水喉水清凉甘甜，不收费，但人多时则须依次排队。提水、洗衣、聊天，这里不仅是生活的供水点，更是社区的社交场所与情感枢纽。

妇女的身影在逆光中显得沉静而坚韧，一人低头拧洗衣物，另一人提水倾倒，动作之间，岁月仿佛慢了下来。周围浓雾蒸腾，与晨光交织成一幅水墨画般的晨景。人物、树影、光线层层叠叠，构成了动静交融的视觉交响。

而今，这片土地已被现代文明彻底改写。新加坡博览中心拔地而起，成为东南亚大型会展地标。博览地铁站东西/南北线交汇，日夜车流不息。曾经的甘榜、树林、妇女洗衣的水喉，早已



廖广成教练的摔跤课

湮没在时代变迁中。但这张黑白影像，却如同一页泛黄的诗章，向我们缓缓诉说着属于新加坡草根岁月的静美和坚韧。

朝阳下的飞跃

清晨，阳光洒落在丹戎禺码头旁的劳动公园，一片空旷的草地因年轻人的身影而热闹鲜活起来。照片定格的一瞬间，两名少年腾空交错，肌肉紧绷、动作精准，如雕塑般定格在空中；而在一旁，白衣中年人神情专注，他正是新加坡摔跤界的奠基人——廖广成。

廖广成，上世纪50至60年代亚洲摔跤冠军，后担任新加坡国家队教练，是本地摔跤运动的拓荒者。他不仅技术高超，更以严谨与慈爱并重的教导方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代表国家出征的选手。在那资源稀缺的年代，他将一块块普通的草地与沙地变为训练场，用汗水和坚持开创了属于新加坡摔跤的辉煌时代。

何国坚匍匐取景仰拍，巧妙避开背景的杂乱，将学员动作的动感与人物的紧张神情烘托得淋漓尽致。



摔跤课激烈而优美的场景

远景中，芽笼附近的煤气缸和烟囱赫然在目，那是当年俗称“火城”的标志性建筑，记录着工业年代的城市边缘气息。远处一位骑车人停下观望，似乎也被这一幕激烈而优美的场景吸引，成为画面中不经意却极具意义的一笔。

三名学员或站或坐，认真观摩，神情各异，构图自然错落。这里没有空调体育馆，没有华丽服饰，却有最质朴的热爱与投入。在这片简陋

的空地上，年轻人的梦想一次次摔打、腾跃，在教练目光的引导下，练就了不屈的精神和坚毅的体魄。

如今，这片土地已焕然一新，国家体育中心巍然矗立，而这段影像所捕捉的，不只是一次摔跤训练，更是一段属于草根体育、属于国家记忆的珍贵时光。那一跃之间，跃出了新加坡体育的雏形，也跃出了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姿态。

卸货声中的新加坡河

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河畔，就在卸货吊臂将一网货物从舢板吊起、即将落向货车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地点在今日克拉码头一带，靠近当年的水仙大厦街角转弯处。昔日，这里是城市物流的咽喉，是日常商品与人力最密集流动之地。

河面上，乌篷覆盖的木船紧密停靠着驳岸，船身陈旧但坚实，仿佛一位位默默无语的老工人，承载着来自世界的货物。大米、布匹、罐头、肥皂、香烟……这些高价值商品从远处靠岸的大货轮，通过小船顺河而上，运抵此处。河岸上，一辆辆印着“成丰”字样的货车正等待接应，卸下来的货物要么送入仓库，要么直接上车转运，城市的血脉就这样在河边悄然流转。

人物姿态各异，码头上都是华人面孔：赤膊的工人正操控滑轮，帽檐低压的搬运工弯腰驼背，货车旁的工头手握账本低声吆喝，旁边是几个抽空乘凉的老者。阳光照在斑驳的骑楼墙面上，也照在他们油亮的肩膀与岁月打磨的背影里。

那时候的新加坡河，是一条真正“活”的河。它不仅运输着货物，也承载着无数底层人民的生计与尊严。每一个肩扛麻袋的身影，都是时代的缩影。对比今日的克拉码头——彩船穿梭、游客如织、酒吧林立、霓虹闪烁——这一幕旧影如老电影般沉静而有力。

如果你现在走过克拉码头，看着水波荡漾、河畔酒杯交响，不妨闭上眼想一想，在同样的位置，曾有无数赤脚工人在汗水与码头声中筑起这座城市的物质基础。他们是最早唤醒这条河的人，用肩膀与汗水托起码头的黎明。

火烧藤篮 烟熏旧舟

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芝路海岸，独立桥畔的一隅。那时的新加坡还没有今日的高楼与码头吊臂，岸边的风景，是由一艘艘庞大木船和挥汗如雨的工人共同构成的。照片定格在一个火光与浓烟交织的时刻，一艘黑褐色的大船搁浅在沙滩上，仿佛一头沉睡的巨兽。而一位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华工，正挥舞长杆，在船底的火堆旁小心操控，火苗如蛇信舔舐着船身，浓烟翻腾而起，场面既粗犷又诗意。

这些船只在海上长途航行后，船底常会附着大量贝壳和海生物，日久则腐蚀木材，导致船体漏水。于是，每隔一段时间，船就必须拖上岸来进行火烧除垢，并“把码”填补。“把码”是一种黑色沥青材料，涂抹在船身缝隙之间，既可密封，又能防水。烧灰不只凭力气，更凭火眼金睛，一点火候不到，便前功尽弃。

照片中那名正在烧灰的工人是画面中的主



角。他动作凝练，眼神专注，仿佛掌控着火的灵魂。他脚下堆着几个藤编的火篮，火焰从中升腾，与浓烟共同构成这幅浓烈的黑白影像。身后稍远处，一名包头印度工人正在细致清理被火熏后的船体，光影落在他的背上，沉静而庄严。

这样的修船工，曾是新加坡港口最常见的劳动者。没有他们，就没有远航的船队；没有他们，就没有岸与海的通途。而如今的美芝路海边，已是高楼与办公楼林立，修船的火光早已消失。但在这幅影像中，那个挥舞着火杆的身影仍在记忆中燃烧，见证着一代底层工匠与海洋之间深沉而静默的契约。

比达达利回教堂

六十多年前的一个午后，阳光穿过稀薄的云层，洒落在实龙岗比达达利回教墓地中。回教堂在葱茏的绿树中半隐半现，宣礼塔挺立如笔，仿佛在天地间书写宁静与信仰，肃穆庄严。一旁高大的椰树则倾身入画，宛如一把高举的热带阳伞，与尖塔遥遥呼应，在空旷的天幕上勾勒出一幅奇妙而和谐的轮廓线。

照片下方，一队身着白衣短裤的马来青年正朝回教堂鱼贯而行。每人手持一支藤球棍，想来是即将进行比赛前，前来祈愿平安顺利的球员。他们的身影沐浴在斜照的阳光中，仿佛被时光照亮，为这幅静止的画面注入了特别的生机。

这座回教堂建于1932年，曾是这一带马来回教徒的精神依归。周围是一片低矮的甘榜住家，椰林婆娑、铁桶叠堆，都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真实的风景。这座回教堂已在2007年因城市重

建而拆除，原址现已建成现代化的比达达利住宅区与兀里地铁站。但那份宗教的宁静与生活的真实，依旧在照片中自然浮现。

如今，国家文物局在比达达利纪念花园保留了墓地原入口和20位重要人物的墓碑，以纪念这里曾经是信仰与文化的交汇点。而这一时刻的画面，在历史的帷幕中悄然定格——椰影低垂，塔影高耸，一队虔敬的步伐，踏着斜阳，向神圣走去。

他们走向的，也许不只是回教堂，更是族群记忆深处，那个尚未拆迁的精神家园。

（作者为本地前媒体工作者）

何国坚近照



墓地中的回教堂



文图·陈嘉琳

19世纪新加坡大小坡的 华人私会党

1869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成立委员会调查三州府私会党状况，委员会报告书上透露海峡殖民地有不少以华人为主的社团，其中包括具有破坏社会治安意图的私会党。为了遏制这些不良社团，委员会建议立法对所有社团进行登记，以获取相关信息便于监管。《1869年危险社团压制法令》于同年11月经立法会通过，初期由警察总监负责注册工作。毕麒麟于1877年出任华民护卫司首任司长时，也同时被委任为新社团注册官。从1877至1889年的华民护卫司年度报告中可见已注册的华人私会党信息，其中包括私会党的会址，这些会址都分布于俗称“大坡”和“小坡”的新加坡市区内。

牛车水一带的分布

牛车水一带最为人知的私会党会址是位于南京街上段32号的松柏馆，以及相隔两条街、克罗士街上段26号的海山。因此，这两条街道分别被人们称为松柏街和海山街。海山拥有不到两千个成员，算是一个中型私会党，松柏馆的规模则比海山大五成。

虽然《危险社团压制法令》名称中含有“压制”（Suppression）一词，但政府直到1882年法令修改后，才真正拥有法律权限以压制和解散威胁公共安全的注册会党，而海山也成为第一个被解散的私会党。夹在松柏街和海山街之间的是位于珍珠街上段3号的洪义堂。南京街上段和珍珠街上段这两条

街道如今已不存在，三个会党的会所建筑也已拆除，纳入现今的芳林苑了。

以1877至1889年人数为计，新加坡最大的华人私会党应属于位于牛车水4号的福建义兴，而当时的牛车水也俗称为“福建义兴公司前”。福建义兴会党人数在1877年仅为3807人，1889年则增长至18973人，其头领和成员中包括不少海峡华人。其他立足于牛车水的私会党还有桥南路163号的利城行和厦门街119号的兴顺。1886年注册的兴顺只在厦门街一年左右就迁到同华民护卫司署同一条街的合乐路41号。靠近现今牛车水人民剧场的万达街则是粤东馆于1889年迁入的新会址。洪义堂、利城行和粤东馆都是1885年在政府指定下从“友善会党”转注册为“危险会党”（即私会党），各会党的人数仅几百人。

芳林公园一带的分布

19世纪后期，殖民政府的法院设在现芳林公园靠桥南路边，法院对面是中央警署，华民护卫司署则位于附近的合乐路。这一带是三个执法单位集中区，偏偏芳林公园一边的北干拿路35号和41号也是两个私会党粤东馆和福兴的会址。粤东馆是小党，但鲜为人知的福兴其实是新加坡三大私会党之一，其会党人数与义福相近。

芳林公园毗邻的嘉宾达街是两个同潮州人相关私会党义福和潮郡义兴的地盘。义福在1877年成员人数为3831人，到了1889年人数高达14487人，是新加坡第二大华人私会党。因义福所在地的关系，嘉宾达街也俗称为义福街，义福当时的领袖为赫赫有名的潮州人蔡茂春。潮郡义兴规模较小，1877年成员为1453人，1884年增至3173人。1885年，潮郡义兴因一些成员同义福成员械斗而被政府压制解散，义福也于同年撤离嘉宾达街迁移到里峇峇里律3号。不甘被解散的潮郡义兴部分成员，后来加入福建义兴继续同义福成员械斗。

小坡一带的分布

小坡一带也是华人聚集区，自然也少不了华人私会党的踪影。这里注册的会党就有广福义



1. 义福：嘉宾达街25号（早期）
2. 潮郡义兴：嘉宾达街13号
3. 福兴：北干拿路41及45号
4. 粤东馆：北干拿路35号（早期）
5. 松柏馆：南京街上段32号
6. 海山：克罗士街上段26号
7. 洪义堂：珍珠街上段3号
8. 福建义兴：中国街4号
9. 利城行：桥南路163号
10. 兴顺：北厦门街119号（早期）
11. 粤东馆：万达街22号（后期）
12. 义福：里峇峇里律3号（后期）
13. 兴顺：合乐路41号（后期）

（注：地址位置根据1893年地图）

以地图呈现的19世纪
大坡私会党分布和相关执法单位位置



以现地图呈现的19世纪小坡私会党分布

- | | |
|----------------------|----------------------|
| 1. 义信：惹兰苏丹33号 | 5. 广惠肇：马拉峇街37号 |
| 2. 广福义气：美芝路140号 | 6. 琼州馆义兴：马拉峇街31号（后期） |
| 3. 广惠肇：桥北路473号（早期） | 7. 广惠肇：维多利亞街45号（后期） |
| 4. 琼州馆义兴：桥北路487号（早期） | （注：地址位置根据1893年地图） |



已融入白沙浮广场的马拉峇街曾经是琼州馆义兴和广惠肇两个私会党的所在地



属于不同会党的印章（图源：威廉·斯特林收藏，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藏）

气、义信、琼州馆义兴和广惠肇。广福义气是小坡最大的私会党，1877年成员人数为1212人，到了1889年拥有6466成员，会址位于美芝路140号。美芝路毗邻的惹兰苏丹33号是义信会址，义信于1885年被政府压制解散。小坡桥北路的487号（现莱佛士医院地段）和475号（现黄金广场地段）分别是琼州馆义兴和广惠肇的会址。1880年代中期这两个“邻居”私会党几乎同时迁移到离彼此不远的马拉峇街31号和37号。马拉峇街已不复存在，街道已经融入现在的白沙浮广场。琼州馆义兴在1888年因成员阻碍政府实行仆人注册法令被压制解散，广惠肇则搬迁到维多利亚街45号（现百胜楼地段）。

小坡还有一个重要据点，那就是位于劳明达街俗称“鹅曹大公司”的义兴总部。这曾被形容为“美轮美奂”的会所的楼上分为两个大厅，前厅用于重要会议或会员入会仪式，主厅则供奉五位创始人神位：胡德帝、方大洪、蔡德忠、马超兴和李色开祭拜，尊称为“五祖”。据毕麒麟1879年的记载，琼州馆义兴、福建义兴、潮郡义兴、义福、广福义气、义信、福兴、松柏馆和广惠肇都是义兴的分支。这九个分支在每年正月二十五和七月二十五都会聚集于“义兴大公司”总堂为供奉的五祖举办盛宴和酬神戏。总部也是调解各义兴分支纠纷、审判犯党规成员和举行新成员入会仪式的地点。毕麒麟和警察总监南洛经常受邀观察审判过程，也见证了好几场私会党成员入会仪式，私会党甚至为在场的洋官把“遵守大英国法律”词汇纳入入会仪式的宣誓誓词中。1878年，辅政司和副华民护卫司也曾与毕麒麟和南洛一同受邀，见证其中一场仪式。

小结

松柏街、海山街、福建义兴公司前、义福街和鹅曹大公司这些街道俗称，显示19世纪注册

华人私会党的地址能成为地标，反映这些会党活动的公开性质。殖民地政府实行《1869年危险社团压制法令》的原意是希望能够通过会党注册获取资讯，从而了解和控制华人私会党。然而会党的注册却赋予华人私会党前所未有的合法生存身份，再加上华民护卫司毕麒麟支持的黑白两道“合作”维护治安模式，新加坡注册华人私会党人数逐年增长，总人数从1877年的15917人暴增到1889年的68316人，人数增长速度远超华人口增长速度。虽然不排除有些注册私会党成员可能参加多党而构成新加坡庞大私会党总人数，但这总人数并不包括那些没有注册或不肯注册私会党的成员。19世纪后期可谓是华人私会党的黄金时期，就连私会党本身都承认：“英政府提供我们其他国家不可能给予的保护与特权。”

然而，好景不常在。1887年10月，海峡殖民地新总督史密斯爵士上任，他一向不认同私会党合法生存的状况，认为这是海峡殖民地的污点。因此他提倡压制所有私会党，再以一个新的法令重新注册所有被政府认可的社团。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890年实行新的《1889年社团注册法令》（当年称为《会党章程》），并宣布所有私会党为非法团体，必须解散。解散过程也包括变卖会党产业，义兴总部地契产业通过颜永成赠与陈笃生医院。华人私会党也由此从公开活动转变成地下活动，恢复了“秘密”会党身份。

参考文献：

- [1] 陈嘉琳，“Insights Into Late 19th Century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from the Annual Reports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for the Years 1877-1889”（新加坡：南洋学报第77卷，2023年12月）。
- [2] 庄钦永，《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作者为本刊编委）



南洋厦语片皇后庄雪芳



文·杨明慧
图·苏章恺

以歌台起家的庄雪芳是一位多方位的表演艺人。在长途旅行尚未流行的时代，她带团在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巡演。她后来还参与厦语电影，成为公认的“厦语片”皇后，并自立门户成立厦语片制作公司。

庄雪芳是一位对歌台文化和厦语电影有着重要贡献的艺人。她出生于新加坡，在此地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岁月。

1947年，庄雪芳年仅15岁就跃身成为新马著名的歌台明星。当时的庄雪芳，经常到新世界安乐亭歌台的后台去听歌。歌台前辈马荣（生卒

年不详）见她活泼好学，又对舞台充满热爱，开始教她唱歌。后来庄雪芳得到在安乐亭表演的机会，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这时期的歌台明星大多只是站着歌唱，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但庄雪芳另辟蹊径，向白言（1920-2019）等从上海移居新加坡的歌台表演前辈学习，发展出又唱又



庄雪芳带团到菲律宾登台表演



《天涯歌女》及《龙山寺之恋》戏桥



庄雪芳活泼多元的表演风格

跳且多方位的独特台风，并积极参演话剧表演，名声大噪。随后，庄雪芳创立了白雪歌舞团以及之后的庄雪芳歌剧团，在长途旅行尚未流行的1940年代至1950年代，她带着歌舞团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远至吉打）各地巡回演出，甚至远到菲律宾。

“厦语片皇后”

在歌台界闯出名堂的庄雪芳，在厦语电影鼎盛发展的1950年代中期，受邀参演厦语电影。

1957年，庄雪芳在国语片《神秘美人》里客串演出，表演伞子舞和绸子舞。同年，菲律宾华侨商人施维熊（生卒年不详），与华夏电影公司和新加坡的荣华影业公司合作，邀请庄雪芳到香港主演厦语片《天涯歌女》（又名《歌女白兰花》）。庄雪芳与吴荣华（1923-2015）谈妥条件后，便飞往香港展开她的电影生涯。《天涯歌女》于1958年在新加坡首映，立即造成轰动，从此庄雪芳便将事业重心转向电影制作。从第一部《天涯歌女》到1971年宣布退出影坛，庄雪芳一共参演约30部厦语片，数目可观，且全都担任主角。凭着她的知名度，以及在厦语影业里的成就，庄雪芳被冠上“厦语片皇后”的美誉。

庄雪芳在厦语电影圈打响名堂之后，便如同当初在歌台闯荡时那般，创建起自己的厦语片制作公司——庄氏影业公司。不管是在影响力、数量或是质量上，庄雪芳参演及制作的厦语片无疑壮大了1950年代厦语电影的声势与地位，使之足以与当时的国语片、粤语片平起平坐，形成学者所谓的华语电影“三脚鼎”（三足鼎立）的局面。

庄雪芳转战电影业以后，并未完全暂停她的歌台事业。当时的华语电影圈子里流行“随片

登台”，即配合片子的放映，巡回登台演出。跃身影圈的庄雪芳遂常到台湾及东南亚各地随片登台，她所到之处，往往吸引大批影迷和歌迷追随，把场地挤得水泄不通。

庄雪芳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一般认为是1962年首映的台湾电影《龙山寺之恋》。她在片中饰演只谙国语（普通话），不谙闽南语（厦语）的外省人。以这样的角色为庄雪芳的电影事业做个总结，其实正微妙地反映了当时厦语片逐渐式微，被国语、粤语片取代的趋势。此后庄雪芳逐渐告别歌台与影坛，回到新加坡，之后再度登台多是为了慈善义演。

题图说明：
庄雪芳被影迷包围

（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本文转载自“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欲阅读更多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彩内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浏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



The Queen of Amoy-dialect Cinema

Singapore artiste Chng Soot Fong (also known as Chong Set Png, Chong Sit Fong or Zhuang Xuefang) is a well-known getai performer and Amoy-dialect film actress, who is also known as the "Queen of Amoy-dialect Cinema".

Chng's performing career began in getai. In 1947, at the age of 15, she was already a prominent getai star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Impressed by her passion for the stage, senior getai performer Ma Rong (birth and death years are unknown) decided to mentor her in singing.

Unlike most getai performers who simply stood and sang, Chng developed a unique style of combining singing with dance movements, inspired by getai pioneers like Bai Yan (1920-2019). Chng's fame grew as she participated in stage drama performances. She later founded the Bai Xue Song and Dance Troupe and the Chng Soot Fong Opera Troupe, which toured extensively across Singapore, Malaya, and even the Philippines.

After gaining recognition, Chng was invited to appear in Amoy-dialect films in their heyday in the 1950s. In 1957, she had a cameo in the Mandarin film *The Lady of Mystery*, showcasing her talent in umbrella dance and silk dance. That same year, she travelled to Hong Kong and starred in Amoy-dialect film *The Wandering Songstress*. In 1958, *The Wandering Songstress* premiered in Singapore and was immediately a box office hit. This marked Chng's career transition to the film industry, where she would subsequently earn the title "Queen of Amoy-dialect Cinema" for her achievements.

After gaining a reputation, Chng founded her own production company, Chng Soot Fong Film Company, which produced Amoy-dialect films. The Amoy-dialect films Chng acted in and produced contributed to the prominence of Amoy-dialect cinema in the 1950s, bringing it on par with Mandarin and Cantonese-language films. Together, they formed the three pillars of Chinese-language cinema.

Despite her transition to the film industry, Chng remained active in singing. She frequently performed on stage in Taiwan and various Southeast Asian locations to accompany film screenings, which drew a large audience everywhere.

Chng's last film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Taiwanese film *Romance at Lung Shan Temple* (1962), where she played a Chinese mainlanders who spoke in Mandarin rather than the Minnan dialect. This reflected a wider trend of the decline of Amoy-dialect films, in favour of Mandarin and Cantonese films. Chng retired from the stage and film industry in 1971, returning to Singapore, and largely limiting her stage appearances to charity performances.

泉子

文·王吟可



2024年12月4日，我又一次遇到了泉子。那天我去市中心的商业综合大厦附近办事，从办事处出来，天竟然下起了雨。我只得裹紧了衣服，低着头，冲进雨中。抵达大厦，我的羽绒服已经湿透了。正在发愁的时候，从商场的塑料门帘后走出来一个女人。那正是泉子。

我与她四目相对。一开始，我不敢认她，的确像泉子的脸，但已全然没有了孩童时圆润的形状，她的下巴有棱有角，脸颊上特有的潮红已经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的颧骨在她的侧脸上投下的暗色阴影。她变得好瘦，脖子上条条骨头的纹路。她也看着我，微张着嘴，一种奇妙的神情凝固在她的脸上。那是一种谨慎的好奇。我似乎能感受到她的精神正在向我伸出细细的触角，拘谨地，缓慢地。她的手轻轻地颤抖了一次。

“泉子。”我说。

“啊……是欣然？”

确认了她是泉子，我将她从头到脚地重新打量了一番。她的穿着十分朴素，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小球，身上套着一件长长的红色羽绒外套，脚下踏着一双黑色的毛绒靴，一只手拎着许多塑料袋，另一只手握着一把格纹图案的折叠雨伞。无论怎么看，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中国女孩。

“真的好久不见了。”

“是啊。你上哪去？”

“我回家。”泉子露出一个读不出情绪的微笑。只有这种时候，才能看出她身上残留的日本人的影子。“哎呀，你的衣服都湿透了。要不要上我家坐坐？就在这附近。”

尽管知道那只是客套，我仍点了点头。她的脸上好像掠过一丝诧异的神色，但很快，情绪的涟漪就消失了。她客气地微笑着，将我引到了附近一座半新不旧的小区里。在那一堆火柴盒式的大楼之间，我们七弯八拐，直到我无法分辨东南西北，她才在一幢楼前停下脚步，侧过脸，说：“到了”。

泉子住在八楼，她为此感到很满意，因为“八”和“发”的读音相似。她的家小小的，和中国人的家没什么两样。白色瓷砖铺的地板，客厅里拥挤地摆着一架电视、一台布制沙发、一座白色的立式空调。她的沙发上堆叠着大大小小的玩偶，全是来自日本的动漫角色。我的目光停留在茶几上一个画着动漫美少年的钥匙扣之上，她很有些不好意思地上前，借着收拾茶几的空当，将那个钥匙扣收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请坐吧，抱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招待你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访客了。这是我之前回日本买来自己吃的点心，不介意的话，请吃一些。”

“啊，谢谢！”我说，接过她手里的羊羹。茶色的果冻状食物，包在透明的塑料包装里。

“你的爸爸还好吗？真的很久没有见到叔叔了。”

是的，自从她的父亲去世以后，我们两家就再也没有来往了。说起来，我们会相识，还是因为我们的父亲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在她父亲刚去世不久的日子里，我的爸爸还会时常给泉子的爷爷奶奶打电话，问他们是否缺什么。后来，他们再也不接爸爸的电话了。“他很好……泉子，你呢，最近在做什么？”



“也没有做些什么。”她答道，表情空空的，就像她小时候那样。

那时候，她和她的父亲刚刚搬回中国。她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久前才与她日本的母亲离了婚，而她是个在大阪长大的女孩，汉语说得颠三倒四。那时候的一天，我的爸爸在回家时突然告诉我，有一个日本女孩想要与我做朋友，叫我梳洗一番，晚上与他们在外吃饭。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泉子，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和昭和美人式的细长鼻头。她坐在圆形的餐桌旁，和其他大呼小叫、凑在一起热情握手的大人不同，她的表情空空的。她不想和我做朋友。

那天晚上，我们的父亲都喝了许多酒，我也偷着喝了些。在醉朦朦的气氛里，泉子的爸爸突然放声大哭起来。随后，我的爸爸起身，一边“唉！唉！”地嚷着，一边将他扶出了包间。他们出去了很久都没回来。我想和爸爸说，我累了，想回家，于是起身，走向包间外的走廊。在那里，我看到了蹲在地上呜咽的她的父亲，醉醺醺的我的爸爸，和站在远处探头观看的服务员。她的父亲哭着，哭着，断断续续地说：“她的同学叫她小日本鬼子……她回家哭，不要去上学，却什么都不和我说……她的妈妈不好，我不得不……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想给她一个家罢了……”在他的抽泣之中，是我爸爸“唉！唉！”的喊声。

后来，我和泉子做了朋友。泉子并不是个温柔的伙伴，她像她爸爸打她那样打我，一次将我打得嘴唇出血。渐渐地，我们失去了联系。没想到，今天又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

我看向眼前的泉子，她的眼睛幽幽的，像一汪墨色的泉眼。

林高评语：

“我”与泉子相逢是多年以后的事。小说很好地切入并呈现“重逢”这个细节，带出隐约的人物关系，进而带出中日两国之间，因历史的纠葛在民间扩散为难以言说的悲情。不明说，可读性正在于此。作者的叙述语言很能抓住人物的心理，淡淡的忧伤，蕴蓄有致。

为

助力本地宗乡团体提升管理能力及可持续发展，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与新加坡社科大学（SUSS）携手推出一系列社团培训课程。课程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培训课程重点在于提升本地宗乡会馆在治理、领导力与社团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以全中文授课，教材则为中英双语教材。首个系列前两门课已顺利结课，反响热烈。

首门课程“宗乡会馆的治理与财务管理”已于7月15日圆满举行，课程内容聚焦于提升会馆管理效率与财务透明度，座谈环节由宗乡总会秘书长卜清鍾担任分享嘉宾。

紧接着，第二门课程“宗乡会馆的战略性领导与继任规划”也于7月29日在新加坡社科大学顺利举行。本课程由新加坡社科大学苑（SUSS Academy）客座讲师蒋晓峰主讲，他在培养领导力发展以及业务转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课堂上，蒋晓峰讲师引导参与者以小组方式讨论会馆在继任规划中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新旧领导交替时常出现的沟通与文化落差。蒋老师指出，推动年轻一代参与的关键，在于会馆是否愿意进行制度性的转型。他表示，会馆后续应为年轻成员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与发声机会。

本次课程的座谈嘉宾是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主任黄保华与理事李瑞庆。他们围绕领导交接中的“系统意识”与“责任转换”展开深入探讨，嘉宾与学员在课程中各自交流自己看法与经验，相互学习，课程氛围十分融洽。

黄保华主任在座谈环节中分享了他在黄氏总会两次领导层交接的亲身经验。他表示，新时代领袖必须具备包容不同声音的能力，而前辈领袖亦应在卸任后持续发挥自身影响力，以身作则，引导新一代成长。理事李瑞庆则从新时代背景出发，强调会馆需“转守为攻”，突破传统血缘与地缘局限，积极拥抱新移民。他建议通过语言交流活动与双语宣传策略来吸引更多讲英语的华族青年参与，推动华人文化传承更广泛地扎根本地社会。

此次课程与座谈会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好评。



宗乡总会携手新加坡社科大学 联办社团培训课程



文·郭彦志
图·编辑部

新加坡莆仙同乡会青年成员李佳昕坦言，通过借鉴他会经验，她对本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了更清晰的思路。“对许多年轻人来说，会馆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她表示，此类的课程不仅帮助年轻成员了解会馆运作机制，也增强了代际之间的交流与归属感。

香港九龙会会长夏余昊亦指出，两位前辈嘉宾的分享使她对会馆的人才布局与管理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未来在人才引进与培育上，也能有更系统的策略”。

黄保华主任在总结发言中发表了对未来的期许，希望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共同破解会馆在治理与接班方面的难题；李瑞庆理事则期盼未来能扩大参与规模，吸引更多青年投入会馆事务，推动社团现代化发展。

本期“宗乡会馆的战略领导与继任规划”课程35人名额全满，“宗乡会馆的治理与财务管理”也有33人参与，两者均突破原设的30人名额，后续或将增设班次以应对强劲需求。

第三门课程“多元共融与志愿者管理”将于9月开课。目前，第二系列课程正紧锣密鼓筹备中，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题图说明：

第二门课程“宗乡会馆的战略领导与继任规划”有35名学员参与，本课程由新加坡社科大学苑客座讲师蒋晓峰（前排左一）主讲，宗乡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主任黄保华（前排左六）与理事李瑞庆（前排左五）担任座谈嘉宾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



“加大版”爱国歌曲大家唱欢庆SG60



文·许迎辉

图·编辑部

2025年8月2日至3日，第19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在大巴窑建屋发展局中心广场热烈举行。今年的活动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主办，并首次与国防部全面防卫与联系署（Nexus）携手合作。

本次活动恰逢新加坡建国60周年与宗乡总会成立40周年，首次以为期两天的“加大版”形式登场，主题为“六十腾飞 四秩同辉——同心·同行·同庆”，旨在以团结之声唱响国家精神，以行动凝聚社会情感，传承文化血脉。两天的活动共吸引了约3800人参与。

唱响家国 同心共鸣

8月2日傍晚六时许，建屋发展局中心广场已是红白一片，人潮涌动，逾千名民众齐聚一堂，有年逾古稀的长者，也有刚学会唱国歌的小朋友。许多家庭三代同行，身着红白上衣，挥舞着小国旗，精神饱满地迎接这个属于国家、属于全民的歌唱盛会。

活动在亲子热身游戏和吉祥物“August”的互动环节中拉开序幕。主持人带动现场观众竞猜“地标拼图”，现场欢声笑语不绝。七点半，新加坡Flora Art Culture拉丁舞专业培训学院的儿童拉丁舞团带来热情洋溢的开场舞，引爆现场氛围。

今年的歌单分为“六十腾飞”（同心·同行）与“四秩同辉”（同行·同庆）两个篇章。在“六十腾飞”篇章中，本地歌手李泓伸、Yokez 叶玉根、Yohannis Kasmani和庄靖轮番上台，献唱《如燕》《我的生活在这里》《一起走到》《红蜻蜓》《Chan Mali Chan》《Munnaeru Vaalibaa》《Di Tanjong Katong》《情感联络站》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唤起了不同时代的新加坡记忆，也勾起在场观众的共鸣与回响。

“四秩同辉”篇章由视障街头艺人黄亚福（Daniel Ng）和其他四位歌手感性开唱。他们以深情的嗓音演绎《我的未来不是梦》《欢喜就好》《小人物的心声》等作品，引发全场鼓掌。这些歌曲不仅触动人心，更反映出无数“小人物”的奋斗与奉献，是新加坡国家精神最真实的写照。

本次活动的主宾是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振伟。他和主办单位代表共同登台，全场齐唱国歌，庄严宣读国家信约，将活动气氛推至高潮。

随后，南洋理工大学文化艺术社团Harmonix以无伴奏合唱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国庆歌曲串烧，点燃现场热情。在最后一首《Count On Me Singapore》中，主宾梁振伟先生、各主办单位代表与艺人们再次同台合唱，国旗下的歌声交汇成河，为晚会画下温暖庄重的圆满句点。



8月3日的主宾陈诗韵参观由中华总商会策划的“落地生根：公民权之旅”展览



“射数字”传统游戏

游艺展演 同行共乐

8月3日的活动则从上午11时持续至傍晚6时，结合展览、嘉年华、文艺演出、互动游戏和打卡等活动，打造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多元族群共享的社区平台。本日活动由碧山一大巴窰集选区议员陈诗韵担任主宾，她与公众齐唱国歌，参与宣誓仪式，并巡展交流，与现场民众亲切互动。

此次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两个展览。新加坡武装部队60周年纪念展“捍卫家园，守护未来”由国防部全面防卫与联系署精心策划，通过图文展板、历史故事与互动问答，回顾武装部队的发展进程，以及国民服役对国家安全的贡献。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策划的“落地生根：公民权之旅”巡回展，回顾了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运动”的历史历程，展现第一代新加坡公民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国家建设的深远意义。

两大展览皆设有“盖章答题”环节，观众可以一边看展，一边集章换取纪念品，不少家长借此机会引导孩子理解国民身份、国家防卫与公民责任，实现寓教于乐。同时，场地另一端也设有“复古嘉年华摊位”，包括“投罐”“圈钉”“射数字”等传统游戏项目，吸引大小朋友踊跃参与。成功闯关者可获得怀旧小玩具与纪念徽章，场面热闹非凡，笑声不断。

下午2时半，舞台节目正式登场。跨文化阿卡贝拉组合EARL the Band带来多首无伴奏清唱歌曲，展现新加坡多元文化共融的力量。随后，南华潮剧社的10岁小演员林凯德呈献潮剧经典选段《罗成陷阵》，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带来优美的舞蹈，张津铭带着双胞胎女儿张雨萱和张雨茱表演了节奏明快的快板，海南会馆与惠安公会分别呈献口琴与葫芦丝演奏，展现传统技艺与地方特

色。本地创作歌手AEONA压轴登台，演唱自己原创的全面防卫歌曲《Carry Forth the Fire》，并带领全场合唱《Home》，点燃整个广场的激情与感动。

影像留声 同庆共传

“爱国歌曲大家唱”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走过近二十年，成为华社凝聚情感、传递爱国精神的重要平台。值此建国60周年、宗乡总会成立40周年之际，今年的“加大版”活动不仅延续了传统，更拓展了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凝聚了全民的情感共鸣。

为呼应“同心·同行·同庆”的主题，主办方还特别制作了两段影片——《从故乡到他乡：时光同行》与《我们的同行方式：走向同庆》。影片中，年长一代回顾他们如何与总会风雨同行，参与建设、见证发展，并以行动诠释何为“同心同行”的社群精神；新世代成员则分享他们如何在当下承续文化精神，践行社会责任。这一代代“同行”的故事，不仅延续了文化根脉，也铺展出宗乡总会参与国家未来建设的新篇章。

此外，宗乡总会还发布了“新加坡秘踪”视频系列四的预告片。这个系列用轻松活泼的形式讲述新加坡鲜为人知的历史，共有5集，首集在国庆日当日正式发布。

题图说明：

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振伟（前排中间）和主办单位代表在舞台上唱国歌和念国家信约

（作者为本刊兼职记者，更多活动图片见封底）

新加坡60 吾爱吾家

作者·语凡

红灯码头

一个故事收藏许多人的过往
有别人，有我，有不知道名字的人
安静地放在游人必经的路
一个美丽繁忙躁动的港湾

谁知道它名字的来源
记得这里曾有一个探照灯
每晚，把手伸向大海
给来往的船指引方向

曾有一个小男孩
在父母的牵引下认识这片海
恋着这座岛，唱着小白船
做着美丽的梦

如今那些小船去了哪里
是深不可及的大海
还是蔚蓝之外，天际线之外
每个旅者的故乡

如今，有一头长着鱼尾的狮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什么地方启航至此
在这方水湄，被人簇拥
抢尽风头，吐不尽的水花
令人迷醉
遂忘了它原来的名字

星

地方不大，一起飞
就到了异国
向上发展，向下深挖
向海，向有阳光处
向云端，向每颗人心深处

你想去的地方
都可以从这里出发
你能想到的幸福
这里都能规划完成

每一片土都不会浪费
每一个人都不会耽误
每一寸光阴都不会
白白流逝

成功绝非意外
每一场意外，如非典
如冠病，如远方的战争
都用最大的努力和决心
严防，抵抗

像每一次困难和考验
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
像下一场考验随时会降临
把自己变成石头，变成
战斗铁金刚，变成
小红点以外，一颗最亮的
星

双城记

南下的人，每天
都像候鸟，排成队
涌入，一座本就拥挤
却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的
城

那时，天还蒙蒙亮
世界还刚初醒
还是需要温暖和熟睡的时刻
一切辛劳，必有值得之追求
必有，对生活更好的向往

北上，每天那些人群
如归雁，蜂拥回家
人流，摩哆车流，巴士车流
挤爆，古老不堪重负的长堤
挤落，疲惫的夕阳
他们心归何处
梦又归向何方

我们之间如此相似
隔着一条长堤，一条
细如丝的星柔海峡
成就了两个不同的国之日常

水从彼岸来，菜从彼岸来
鸡蛋从彼岸来，人潮从彼岸来
连剪不断的亲情，友情，爱情
亦是，行南走北，连绵不断

两地，合奏一首波澜壮阔
饱含故事的命运交响曲
每日完成一个美丽的音符
一砖一瓦，堆叠
此城的完成

景致

每个地方若以一个游客的眼睛来看
美将无处不在

比如那一座座桥
那条以国命名的蜿蜒的河
河上的倒影
站在河边，那个叫莱佛士的外国人

比如海边那几棵巨大盛开的树
那艘不小心跑上云端的船
那座长得像水果之王的
音乐厅

站在那里，你突然发现自己
找到生命的开始和出口
即使恣意奔跑，彻夜不归
做梦的日子已然错过并远去

我们却能以诗意的想象建构
自己巍峨的远山和澎湃的海洋
学会阅读，学会欣赏
每一道经过你的风景

我们就在风景里
被各地的游客
收集入他们的照片中
上面承载的人文和历史
风雨和天空，如此鲜活
永不褪色

SG60

东北季候风，穿越岛国
让先辈可以南来
让城市可以喧闹繁盛
每扇门窗开放
每双眼睛雪亮
每颗心炽热
满溢着，爱和对明天的期盼
从夜空昏暗，到星夜璀璨

我们还在咏唱
这是家……我们
这里是……新加坡
每张面孔幸福
每张容颜自信，从容

雨，适时而下，冲刷炎热
云，卷起多少，兴盛败亡
我们，记住每段历史
不管曾经被什么人占领过
不管曾经被谁欺凌统治过
我们，高呼：前进吧
拥抱未来，不管国土多小
世界任我们拓展

西南季候风
生命自会回归
成全一切想要的美好
我们，在这里落地生根
传承，把格局做强做大

大，才是我们的志向
大剧场，大机场，大集装箱码头
大外交，大心脏……
每一个大的后面
是六十年来
一步一个坚定的
脚印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5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诗歌。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1200字左右（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投稿：即日起至2025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杯及奖金S\$2000元。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一 征稿要求一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一 投稿方式一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的中英文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发放稿费和邮寄杂志。

一 稿件录用一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

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联络人：欧雅丽

电话：6354 4078

电邮：yali@sfcca.sg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电话: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